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九

袁

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己未進士由庶吉士為江甯縣知縣有小倉山房集

高歡字文泰論

馭唐鑑李德裕論

書柳子天說後

蔣心餘藏園詩序

遊丹霞記

遊桂林諸山記

浙西三瀑布記

峽江寺飛泉亭記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適園蔣公傳

書魯虎儕

朱文瑞公神道碑

國朝文匯 卷九

國學扶輪社印

李晴江墓誌銘

十一

徵士程綿莊先生墓誌銘

十二

侯夷門墓誌銘

十三

沈德潛

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文愨有歸愚文鈔

李逸民墓誌銘

十四

上大宗伯楊公書

十四

衛文節公奏議序

十五

復社紀事序

十六

遊焦山記

十七

雨中遊虞山記

十八

潤州宗忠簡公祠堂碑記

十八

明學博劉先生傳

十九

張孝子傳

二十

王氏兩孝子傳

二十一

周

準字敬榮號迂村江蘇長洲人有迂村文鈔

魯仲連論

二十三

宋論

二十三

滕笈董序

二十四

遊湖口石鐘山記

二十五

遊襄城山水記

二十五

遊清涼寺至烏龍潭記

二十五

發湖濱涉黃茅門記

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卷九

高敬宇文秦論

袁枚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子觀高敬宇文秦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敬與秦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鄰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敬死秦無一令主。而齊卒滅于周者何哉。蓋敬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秦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敬有十稔狄干。不能抵一蘇繆。秦得劉璣。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敬得陳元康。稱為孔子。令人嗚呼。敬父子奪妃。啟文宣武成之亂。秦明經講學。啟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父誨為防。其旁伺以干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秦非知道者也。秦親醜其君。較敬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子萬一而已。然為田于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狼。殊難化誨。然其為世子時。見射棚。畫人形。責高隆之曰。棚土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為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敬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

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為憂，不以家法為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尚，而况乎真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駁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己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姊妹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清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偽也。唐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為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殃伐為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為君子，牛既為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為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奭已，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和曰：我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鐸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為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于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

農夫之除草。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為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為非。故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為非。故于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為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于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又不可概論焉。洛黨。蜀黨。朔黨。昏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為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浙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狗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鹿勳捨驥。而策驚駘。其效不彰。彰可觀乎。厥後周墀入相。韋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于德裕。而為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畜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為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麻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烏能實功。而罰禍乎。袁子曰。

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值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堯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美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雷焚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忒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于人，猶人之于蟻乎？遺肉于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日耕論于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蠻夷蟲豸，魁皆如人之呼籲，叫號于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于天之下，而人為蟻禍福。人與天俱託于氣運之中，而天為人禍福。有時人為天所禍福，而并及于蟻，有時天地為氣運所禍福，而並及于人。

蔣心餘藏園詩序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藉。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而自古清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靈運清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奇才。奇才，才中分量，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真州，見僧舍題壁，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

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遊匡廬。遇君家君。某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遙留。手乞
侖然。授口吃。然託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呼。君之初
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于詩之
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其搖筆指意。橫出銳入。凡境為之一空。如神獅怒躡。百獸
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
為奧阼。袒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羨且妒。且駭且卻。走且警。替無不有也。然而學之
者。非折脊。即絕臍。非壺哨。即鼓僂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雖然。君之
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竦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超人之急。若鷲鳥之
發。思繹寡耆父。無所靳。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頭胥延。
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掉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間。

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沈不遷。及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
遇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我我而
升。安知不躡青雲。為麒麟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燕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
身全。殘于形。不殘于神。其名。圍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
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巖屋壁矣。白傅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

下藏耶不藏耶。同時翹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通。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贊之。

遊丹霞記

甲辰春暮。余至東粵。聞仁化有丹霞之勝。遂泊五馬峯下。別買小舟。沿江往探山。皆突起平地。有橫鏤無直理。一層至千萬層。羅圍不斷。疑嶺南近海。多螺蚌。故峯形亦作螺紋耶。尤奇者。左窗相見別矣。右窗又來。前船相見別矣。後船又來。山追客耶。客戀山耶。斜午憫恍。不可思議。行一日夜。至丹霞。但見絕壁無蹊徑。惟山脅裂一縫。如斜鋸開。人測身入。良久得路。攀鐵索升。別一天地。借松根作坡級。天然高下。絕不滑。履無級處。則鑿崖石而為之。細數得三百級。到關天門。最隘僅容一客。上橫鐵板為啟閉。一夫持矛。鳥飛不上。山上殿宇甚固。甚宏闊。鑿崖作溝。引水僧廚甚巧。有僧塔在懸崖下。屋張高幕。吞覆之。其前葦嶺環拱。如萬國侯伯。執玉帛來朝。間有豪華醜犀。犁軒幻人。鷓張蠻舞者。余宿靜觀樓。山千仞。街窗而立。壓人魂魄。夢亦覺靈。山腹陷進數丈。珠泉滴空。枕席間琮瑤不斷。池多文魚。泳游。余置筆硯。坐片時。不知有世。不知有家。亦不知此是何所。次日循原路下。如理舊書。愈覺味得。立高處。望自家來蹤。從江口到此。地蟠蚓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逸。倘用鄭康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

幾行。則五馬峯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為功也。第俯視太陡。不能無悸。乃坐石磴而移足焉。僧問丹霞較羅浮何如。余曰。羅浮散漫。得一佳處不償勞。丹霞以道窄勝矣。又問無古碑何也。曰。雁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開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為國初所開。故并明碑無有。大抵禹迹至今四千餘年。名山大川。尚有屯蒙未闢者。如黃河之源。元始探得。此其證也。然即此以觀。山尚如此。愈知聖人經義更無津涯。若因前賢偶施疏解。而遽欲矜矜然闕禁後人。不許再參一說者。陋矣妄矣。殆不然矣。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即于子馬而遊。先登獨秀峯。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煙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沈黑。窅以石為天。以沙為地。以深壑為池。以懸崖為幔。以石脚插地為柱。以橫石壘挂為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

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于理。行乎義。而終身面牆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薰亭。度柳陰。對山淡遠。縈繞。政險為平。別為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臟。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閩。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怪拔。多劍穿。多嚙。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柱讓者。角闕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鶴九首。雞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咏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崖者屋。屨重者。巖。陳皆環梁。迤迤。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鷲背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臺四履。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攙必

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為羣礫所撲搥自然如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雁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疋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為煙為霧為輕綃為玉塵為珠屑為琉璃絲為白楊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著日光照之五色眩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于落處太高崖履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噓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為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餘如考鐘鼓于壑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畫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為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路危屋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懼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踰陽不多。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為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硯。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與之對枰。于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于是吟咏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蒼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乾隆己酉夏江甯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汛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奮曰。魏塘者。睢寧保障也。倘有不戒。萬民為魚。雖現在周家樓。亦復漫溢。然其地人煙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當務之為急。不可緩也。遂詣魏塘。督夫下埽。立隄。上指揮。急埽裂一縫。若地陷狀。竹槎芻泥。壓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愕眙莫措。倉卒聞急溜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乃埽船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赴。見公揚揚如平時。冠不弛。襟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搖扇。羣驚以為神。制府書公憐公勞瘁。勸還。萬小憇。公不可。曰。官散則夫散。某若去。隄今夜潰矣。某身受國恩。願與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溼服。旋即登隄督辦。夫役兵丁。壯公之節。爭先踴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成。上流既治。周家樓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睢南水患悉平。大府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杖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顏溺荆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邊陲時。洪濤掀天。自分無生理矣。私念人誰不死。為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援之纜。尚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

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宋于京稱郭令公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于公信矣故
舊史官也愛公奇績可備 國史之遺故纂而紀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為
己任者忘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天轉不在脫帶腰舟兢兢為自全計
也意所未竟更為之歌其詞曰

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睢淮之交河決魏塘人心動搖
公命驅驅急則治標具乃舂築下乃芻莩身立于隄表率羣僚突然隄裂水擁公去
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沈必浮公非輕鷗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
萬目駭駭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慈航不如一纜泚泚者衿我我者冠
炯炯者目飄飄者鬣公之自視迥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
爭取辨香為公禮佛大府敬公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為休息公曰不然事煩及熱
民命所關千金一刻請費餘勇與水一決儘力今宵將河堵塞河伯聞之哈然色阻
夫役聞之蹣跚起舞魚鱉為橋蛟龍捧土頃刻隄成漏才三鼓

天子曰咨嘉汝勤劬賜朕雜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仗 主威靈從茲睢南永慶綏
寗賤子有言請參末議前聖後賢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盍易新名以垂無
窮

適園蔣公傳

公諱聖字非礪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有粟養母。困童子試僦。乃請於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兄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劍門。河洛諸郡。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繫繫牘可隱人。撫軍檄寄嵐牧甘公辨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都。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駭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矚之一兒。覺異。拍髀者肩告之。眾咸喏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冀取鉤距。果將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羣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辨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蟻樹鉤鉏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為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甯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廬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罵。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羣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

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耳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願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躡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睦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直。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彊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遇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迎年。繒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為我報將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遽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乙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聞然在桶。舟人員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蓋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會。蛟突前。脫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即明也。蛟嘆喏。扁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為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視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薄

券取視感泣數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修公為負課事繁憊憊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修修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為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修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屨至三日而畢修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於為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為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奇嵐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沉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綳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緡其緡錢鏘鳴墜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寧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捐館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歎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被顯人者於乃祖乃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龍子文丁亥元日披七品服祀公即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噫何其富於善也今之為公帥者生

國朝文匯 卷九

國學扶輪社印

赫赫死則叙恩榮數行便灑然盡公布衣也瑰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腹存手集羅縷畢書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余輯而傳之因於體例無能多書然其聲華大者殆無遺焉

書魯亮傳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于保定制府坐甫定開啟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睚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于白下沈氏縱論至于魯坐客葛聞楡先生曰魯字亮傳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為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告之再拜聞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彙彙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美能為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樂于士民甫下車而庫廩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賜甚具湯浴我徑

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晚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實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救救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督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

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若追疏，請賜契前一枝以為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年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為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為質子于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朱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天子再奠於其第，加贈太傅，謚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塔次子翰林院庶吉士堪輿機歸葬。剛日己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學，以增崇其致明。二臣者雖許謨無聞，而要其能為堯舜之師，其人必邁晨夔而上公奉。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敷，慶堯舜復生。然則公之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

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顙。音中黃鐘。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湖廣潛江知縣。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為解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蒞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衝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榷老鹽倉。於中小壘。渚夏蓋山。功成。氓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遇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遇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頷之。遇齡竟免。其解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為經。以趙北口兩淀為咽喉。穹壤引泉。凹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舒賑陝西也。安流庸。苦過糶。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局。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逆神識凝。然而於政。督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為都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難斯徒。跪洵涕力請。至於章三四上。黃門侍御皆咋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閱其孝。重違其意。乃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國家有大事。公御詣虛中咨之。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髮頽充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已咨詢。公亦忘身徇國。竭芻蕘之思。卒以成疾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為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尚書逆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為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於某鄉之某里。銘曰。

惟天以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為儒宗。禔躬何約。文物何豐。孤終既協。陰陽

就寤。變醜養瘠。休我王風。凡彼百辟。倬倬銜銜。或才之忌。或盛名之攻。至於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道表。悵悵君王。身墜泉底。心立殿旁。哀莫說命。餘音琅琅。配於

太廟。祀於太學。書於旒常。葬於磬確。松柏丸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抗五嶽。

李晴江墓誌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君書來曰。方膺歸里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未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稽子之文。光于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辭。晴江諱方膺。字虬仲。父玉鏡。官福建按察使。受知

世宗。雍正七年入覲。

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慤。不宜官。

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即召見。交河東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為粥。太守勅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隄。障滋水入海。又叙東郡川谷疏淪法。為小清河一畫。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

喜言開墾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為勤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肺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之民譁然曰公為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負雞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為滿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詔罪狀王士俊凡為開墾罷官者悉召見詔入城已

二鼓守者即夜出君于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勅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願見者或擠不前則額手眈曰彼頡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為之泣奉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闋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世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違于朝足矣安用損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甚間之耶晴江仕三十年率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穀再劾違例請難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贖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躡而復起或廢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晴江有士氣能吏術岸然露圭角于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于天性者然性好畫松竹蘭

菊感精其能而尤長于梅作大幅文許蟠塞天橋于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為自家
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啟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邊
往鋪繡綸再拜花下罷官後得瘧疾醫者曰此懷奇負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
平也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宣抑不可為古劍為碩果寘玉雲而子子母脂韋而瓊瑤其在君家北海
之右崆峒之左乎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徽士程綿莊先生墓誌銘

有清徽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于白門之如意橋將矣其
同徵友袁枚為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輻馬車各以其具行
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
庸于某某而後可嘻其惑矣吾友綿莊深于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
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普論的的然言其
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教先儒之非何以
為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其

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闈于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癡癡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舟棹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為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違倉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為交頗離。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况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暱。而殷殷于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蛻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翦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敬歎歎息。是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恐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為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

澹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如何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泫泫下也。先生本叢人。曾大父虛卿。遷江寧。其翁核齋。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為墳。虎之懼人。以此南朝劉瓛。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無子。嗣章為之立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略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割愛。抱經見聖。升堂拜。聞呼參乎。唯而退。羣儒被褫立門外。兩薦于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為礙。高文典冊垂金。蘊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囑其原志。所在冢旁草生盡書帶。

侯夷門墓誌銘

予自泯移知江甯。客賀曰。江甯有侯丞。樂樂大才。佐公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僕音。目眈眈斜視。如深山怪松。磔礪自異。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緒也。予竊己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于筆染。終于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裹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兩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墜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

可愛。又如成相侂詩窮却野曲可解不解而傲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為主簿調江甯丞曹進曹退温温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呌聽外風雨暴至雷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曰戴頭上折旋舞如風散僧疑為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既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與句不能讀也舉其白重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己所坐輿輦其妻秦氏已策驢從之妻免乳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答數輒睨抱牘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眾曰何如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名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為奇語遣抱厝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雷其系拗怒陸地無所吐氣以儒為戲嶽崎如是執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冷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李逸民墓誌銘

沈德潛

康熙丁巳歲李逸民筠叟先生卒年八十越十三年庚午葬先生於梅灣山萬池字
圩志石未立迄今五十一年先生孫恕懼高行之湮也屬草志銘錫諸石先生名魁
春字元英晚號筠叟系章渠李氏為前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英以甥舅為莫
逆交當是時流寇披猖中原板蕩江左諸紳士立門戶縱情文酒先生與潛忠論古
今節義事皆裂髮誓恨不能以諸生効死疆場間會甲申變思陵殉社稷問至北向
號哭家人知有死志曰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曰玉重死我何顏獨生玉重死
而我生我無以安玉重魄我益滋戾收其骨葬白公隄南撫卹其家福王南渡後倡
同學呈請當路贈翰林典藉私諡潛忠不負同志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心等
於死方袍角巾屏跡郊墊時直指李公某按吳重先生名屏車騎微服過訪既相見
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為達官者也直指示勸駕意先生曰聞之堯稱則天不屈顧
陽之高武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楊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今鴻已冥矣弋人
猶不忘篡邪顧公全薛方逢萌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死耳且君子愛人以德既已自
誤又復誤人知公必不為也直指慙謝去繼以高隱鴻儒顏顛相贈先生笑而裂之
遂甯李如石先生實令長洲棄官後僑居吳門往來無間嘗致書先生予性峭潔君

國朝文匯

卷九

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亦不耐氛垢二十年來晦明風雨悲歌情吐無日不共之予固覺臭味之合君不免
土炭之嗜矣云云時先大父亦棄諸生奉劉刺庵學博避地陽城湖濱歸故里每之
李長洲寓及先生家先生以兄禮事先大父三人會合或終日默坐或抗懷歌泣外人
莫能測也先生愛佳山水一瓢一杖適林壑間喜種竹方曲屏障悉畫竹名其齋
曰竹隱別有寄託非山濤王戎意也既老杜門日誦楞嚴豈一生心跡不能自吐託
之空門以消其抑鬱耶生平纂述甚富經史子籍及陰陽醫卜之書多鈎纂注釋鼎
革後委諸燼今存春秋三傳訂疑痘科合璧皆屬晚年刪定者配沈氏官浦望族子
二長洪次汝霖吳庠生孫四人某某怒曾孫幾人某某絕長洲廩生子家與李本
世戚而曾孫絕又嘗受業於余則銘先生者宜余抑微顯聞幽吾生素心也銘曰龍
潛鳳遊遊陽九疵物激清心不朽抱節後死對死友幽堂杳杳閉已久銘辭勒石四
紀後千秋論定在人口嗚呼有吳逸民李筠叟

上大宗伯揚公書

某年月日長洲諸生沈德潛再拜上書大宗伯江陰公閣下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
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過於士之求公嗟夫公之汲汲若此
豈若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哉良以國家

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篤。求之如此其勤。此皆忠君愛國之心。疑結於中。不啻庸人之於嗜欲。即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豈惟歐陽公哉。凡為大臣之心。何獨不然。今天下抱道德而通經術。孰有如閣下者。推薦賢能。振拔淹滯。為已任。孰不有望於閣下者。閣下固今之歐陽公也。往者總制漢賡。宵小中傷。留滯數載。比於司馬相公之洛下。今

天子御極。以進賢退不肖為首務。除去一二傾險嗜利之人。而正人君子漸次登用。起公萬里外。畀以秩宗兼領大司成之任。則閣下之所以報

天子。思為國家樹根本。繇遠之計者。誠無如以得人材為急務也。昔朱子有言。天下事非一二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雖德業智謀足以有為。未嘗不博求人材。推挽成就。布之列位。以冀事之共成。又當誦諸葛忠武之教。謂諸有忠慮於國者。當勤攻吾之缺。是以得崔州平法孝直諸人之助。方今明明穆穆。千載一時。為大臣者。正宜留心延訪。廣進善類。以共襄文明之治。今閣下蒞政以來。未聞有所推引。豈天下之大。無有如崔州平法孝直諸人耶。抑或知有其人。而謂國事紛亂。煩重無暇。及於此耶。竊恐徂於治安。月延歲遠。一旦老成漸孤。陽消陰長。其隱匿潛伺者。羣出而投吾之隙。以盡反其局。贏豕踣躅之象。未必不早伏於天氣晴和之時也。方

今可以此言聞者。惟高安相國而潛地分潤絕名未通於左右。不敢漬陳閣下同朝論政之暇。其以是言商之乎。潛累困鄉舉。白首無成。滯腐鴻博之薦。仍遺黜落。目下墜車南還。自分老死草野。不復萌用世志矣。但願東園成者。同歐陽好士之誠。體朱子求賢之切。俾君子並進。朝廷清明。潛得晏然山澤。歌咏太平。以為盛世之民。此區區之愧。所望於二三大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伏惟為國自愛。倍倍崇重。謹再拜。

衛文節公奏議序

宋衛文節公後樂堂集對策劄疏書狀凡十卷。皆闡係天人君國。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其人之挺然獨立。百折不回。洵有如金石之堅貞者。而宋史不為立傳。可怪也。公於孝宗淳熙中。以廷試第一人及第。歷仕孝光兩朝。始終一節。方其簽判鎮東任滿。除祕書省正字。屢進諫言。乞修容論人材。振紀綱。明賞罰。戒偷惰。共十餘疏。一無避忌。光宗踐祚。羣小登朝。宮闈妒悍。離隔重華。公以震雷兩電。後大雪繼作。應詔上封事。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有臣欺君。妻凌夫。外國謀中國。小人害君子之象。前後又十餘疏。光宗概不之省。甯宗朝。韓侂胄柄政。公斥居於外。不調者十年。當是時。羣小蠅集。程松劬妄求知。魯竄貢子。投職陳自強。因塾師而躋次相。趙師異以鳴吠。而得美官。蘇師旦賊史也。而冒受節鉞。周筠隸卒也。而妄任戎鈐。內無根本之圖。漫

興北伐之議公時已召還上陳故事謂金人大譽必當復然將不先搆兵不紊練恐輕舉妄動必致喪師辱國侂冑可斬繫繫數千言使甯宗早從其議安內禦外何至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潰於城固郭倪圍於宿州血流淮甸軍殲乘陽而後斬蘇師旦遂陳自強函侂冑之前以謝金人耶此千百年後乎公奏牘猶抑塞憤懣而不平者也且公所嫉惡者姦佞所表揚者正人前此侂冑以朱子為偽學斥逐於外至是公奏請召還而朱子已卒復移檄刊刻經書傳註以垂永久又奏請張子南軒又奏舉真子西山為廉吏此其好惡之正深有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而非徒以懸直自鳴附於汲黯之遺風者已按宋南渡以後廷對第一人其策之可傳者前有王龜齡十朋後有文信國天祥公之對策於治亂安危之故如燭照數計不愧二公況其一生文行如此焯焯而宋史逸之人謂宋史太詳吾謂詳者煩文略者節目也豈非秉筆者之羞哉公文共五十卷刻於有元年久徵佚十四世孫楫搆輯放失共得十卷屬予序之餘尚有待搆輯公名涇字清叔華亭人後遷崑山官資政殿學士封吳郡開國伯諡文節追封秦國公堂名復樂志范文正公之志可以想見其生平云

復社紀事序

家蓉鄉侍御緝明季復社事始卒凡正史稗史及誌銘傳表與夫故老遺聞咸會萃

馬其間維持社事。與持撫社事者備列。蓋以見君子小人如東西之背馳。冰炭黑白之不能相入。今後之讀者。可一覽而了然於心目也。按明季復社之興。起於吳中顧麟士楊維斗子常張天如受先諾先生。而雲間貴池金沙皖城浙西江西諸社。僉會於吳。初名應社。後名復社。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務會雲集。駸駸及天下焉。原結社之始。諸先生患神廟以後士之業制義者。爭為裨販之學。而其甚者。旁出於險。詭詭異之途。以期苟得科名利祿而止。於是斷斷講貫。以經史為根柢。以兩漢唐宋之文為繩尺。而其要歸於修行立名。無佞乎古先聖賢之訓。其用心之公正。固無良於天下者也。後結納既廣。聲名太高。入主出奴。投閒抵隙。不肖者亦或竄身正學之中。以營其私。而紛紜羣小。遂因樹其旗幟。而與為敵。其隙開於學士薦紳。其漸及於在上之柄樞軸者。至廟社既墟。而清流之禍。始得免焉。此甘陵南北以來。及於東林鉤黨之獄。而此又相繼而起者也。願當其時。社中諸君子。以烏程溫相輩為小人。而烏程溫相輩亦即以社中諸君子為小人。彼此交証。未伸正論。迨後事幾百年。而小生儂薄。刮已朽之骨。而索其癥者。猶謂明代之亡。緣於復社之黨。噫嘻。是何好議論。而違於是非之實也。夫明代之所由亡者。在乎官賢擅權。姦臣連結。誅戮正士。至於天變人怨。而流寇乘之。諸君子不幸而生當其時耳。乃舍其根株之蠹。而歸罪於清流。是將

謂東漢之亡。不亡於外戚宦官。而亡於李膺陳蕃。范滂張儉諸人也。邪。且夫高爵厚祿。人之所不學。俱欲者也。致命遂志。人之所濡。忍難割者也。今考復社諸君子。其未得志者。浮沈於鄉貢士諸生之中。即已得進士第者。亦皆處閑散。下秩或請假歸田。而無急急進取之志。視小人中周之夤緣。以一官為死者何如。至於運丁陽九。如維斗揚彝。仲夏卧子。陳次尾。英千子。艾諸先生。皆陷胸決脰。不欺其志。視阮大鍼蔡奕琛史堯華。平居甘與正士為仇。戕賊宗社。計無復之。鼠竄糜奔。又或蒙面喪心。就於富貴者。苟非縱目四足之觀。無弗共唾而棄之矣。而用意刻薄者。流猶將左袒小人。齟齬君子。以取快一時之筆舌也。邪。雖復社之中。末路改節者。有周鍾一人。然此固諸君子之所不料。而後之論世者。亦不得因一人之汙。以累眾人之品也。葦鄉之成。是編也。一以紀前輩講論經學史學之概。為世之務華絕根者勸焉。一以紀先正擔荷綱常名節之重。為世之頹墮委靡者振焉。一以紀諸君子分門別戶。過剛則折。為世之勇於立名。稜角峭厲者戒焉。而僉壬之伎。害名流。至亡國敗家而不顧者。真如蘇子所云。蛆蟲糞穢。有不足罵詈者矣。此葦鄉成書之意也。若云收拾散佚。以資口耳之多。是亦說鈴卮言之類而已。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遊焦山記

西津至焦山十數里。從順流而下。然中多洄漩。不利涉。象山至焦山。雖截流橫渡。然兩山相對不二里。無風濤之險。予與客自象山泛舟。雲開日暉。輕颺送帆。中流安閒。相顧不驚。移時舟達彼岸。山遠望如青螺。既至。知環嶺。竹木不露山骨。梵宮精廡。周遭蒼翠。與他山絕殊也。楮山東麓。沿緣而西。過枯木堂。藏經閣。迤邐至焦隱士祠。祠故在佛寺中。後移瘞鶴巖下。前太守退夫陳公。從江濱出瘞鶴銘。立於隱士祠側。以華陽隱君遺棄簪履。與焦隱士後先相望也。西行少折。舉磴道而上。經三詔洞。升羅漢巖。路益高。徑益仄。石勢益奔峭。樹木輒輟。幾於無路。峰轉境開。倏復軒豁。久之登其巔。想吸江亭。上雙峰閣。或云山與金山並峙。因名雙峰。或云是山之巔。中窪外突。上分兩峰。故云憑閣而望。江流浩浩。山影層疊。飛鳥盡處。長空一氣。吳楚山川。想象其下。煙雲變滅。頃刻萬狀。誠江山偉觀。寓於目。適於心。而不能竟去也。古之遺榮不仕。而終老巖穴者。其有樂於此耶。因與客談往事。山本名樵山。一名焦山。江淹宋之問有樵山詩。後人重焦先之隱。因易今名。山遂為焦先之山矣。夫先之三詔不出。以東漢之末。時無可為。故有託而逃於空虛之地也。而山之名。待以增重。如此士君子。生非明盛。而自審於進退間。宜何如哉。同遊者真定魏先生亮。工公子仲文崇寬。甯夫。廣平冀君涵澤。王君冀富。潤州焦君東園。時戊戌八月十六日。

雨中遊虞山記

虞山去吳城才百里。屢欲遊未果。辛丑秋將之江陰。舟行山下。望劍門入雲際。未及登。丙午春復之江陰。泊舟山麓。入吾谷。榜人詭云。距劍門二十里。仍未及登。壬子正月八日。偕張子少弋。葉生中理。往遊。宿陶氏。明晨。天欲雨。客無意往。予已治筇屐。不能阻。自城北沿緣六七里。入破山寺。唐常建詠詩處。今潭名空心。取詩中意也。遂從破龍澗而上。山脈怒坼。赭石從橫。神物爪角痕。時隱時露。相傳龍與神鬪。龍不勝。破其山而去。說近荒蕪。然有跡象似可信。行四五里。漸失破山層折而度。越巒嶺。躋磴道。遂陟椒極。有土垠。魄礪疑古。時冢然無碑碣。志誰某。升望海壖。東向凝睇。是時雲光黯黯。迷漫一色。莫辨瀛海。頃之遇雨。山有古寺。可駐足。得少休憩。雨歇。取徑而南。益露奇境。斷斷摩天。新絕中斷。兩崖相嵌。如闕斯闕。如刃斯立。以劍州大劍小劍。疑之。肖其形也。側足延佇。不忍舍去。過山僧。更問名勝處。僧指南為太公石室。南而西為招真宮。為讀書臺。西北為拂水巖。水下奔如虹。頽風逆旅。倒躍而上。上拂數十丈。又西有三脊石。石城石門。山後有石洞通海。時潛海物。人莫能名。予識其言。欲問道往遊。而雲之飛浮。浮風之來澗澗。時雨飄灑。沾衣溼髮。而予與客難暫留矣。少霽。自山之面下。困憊而歸。自是春陰連旬。不能更遊。噫嘻。虞山近在百里。兩經其下。未踐

遊履今之其地矣。又稍識面目。而幽邃窈窕。俱未探歷。心甚怏怏。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輒盡者。始馬欣欣。繼馬索索。欲求餘味。而了不可得。而得之甚艱。且得半而止者。轉使人有無窮之思也。噫嘻。豈獨壽山也哉。

潤州宗忠簡公祠堂碑記

古今論宋南渡之失者。謂其偏安一隅。由於秦檜之相。其說固然。而不知其初。由不用宗忠簡公之謀。以至此也。公當二帝北狩之後。整兵開封。感激誓戰。連敗金人。金人悉引去。公屢上疏。請高宗還京。謂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天下之民。何所依戴。前後共二十四疏。何其忠且智也。從來圖大事者。必據其根本之地。亦必乘其方銳之時。京師根本之地也。喪君有君。人心踴躍。又方銳之時也。據根本之地。可以號召天下。乘方銳之氣。可使庸懦者變為義勇之人。唐肅宗中主也。當諸將收京。以樞仍鄧長安。故其後賴眾人之功。卒滅安史。田單臨淄據吏也。因喪敗之餘。激怒齊人。卒以二邑之眾。復七十餘城。於旦夕之間。由二事觀之。公之所請。殆兼之矣。且前此京城之陷。在半兵不足戰也。公既守京城。數十萬之兵。立具以公之忠義。固足以得眾心。而斯民感憤奮發。無不欲為公死。此正天下可為之機也。使高宗能用其謀。返駕舊都。內修政事。外固封疆。明告天下。誓欲復讐。

不三四年而侵疆可返二帝可歸。又安有賊國事讐之辱哉。迺不從其議。聽奸臣之說而竄伏於東南之隅。不待識者而知其不能為也。迨其後中原之地淪於僞齊。民心忘宋。漸以久遠。雖謀臣良將未嘗無人。而欲從下流而挽之。其勢有所倍難矣。此豈天命使然耶。抑人為之。不臧有以致之也。且公之謀又不始乎此。始京城被圍。康王開大元帥府。公勸王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君父之困。既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撤諸道兵會京城。使早從其說。則京城并可不陷。而二帝可免北行矣。此尤忠與知決於最先者。而皆沮於奸臣。不得一行其志。此忠臣義士所歎歎扼腕而無如何者也。由是言之。宋之偏安而不能有為者。固由於秦檜之相。而其初竇繇不用忠簡公之謀。以至於此。斷斷然也。公舉進士時。對策中極言權臣不可任。邊釁不可開。國家禍患。瞭如燭照。考官惡其直。抑置榜末。則公之忠於事君。智於料事。其性生也。與公去今五百餘年。而天下重之。一如生存。潤人之祀公者。久而彌虔。邦之名臣。祖豆匪懈。理宜然也。祠宇既久。行就圯壞。邦人謀所以新之。既訖。工請某為之記。公名澤。字汝霖。先世義烏人。後遷於潤州。葬京峴山麓。官止東京留守。諡忠簡公。予唯公生平涖民之仁。戰陳之勇。知人之明。用人之斷。待物之誠。以及前後奏疏。歷任官爵。生卒年月。載在史官。而其忠義之氣。蓋天壤貫古今者。適於小夫庸

人之口無庸備述也。唯以一人之謀係乎國家之興替安危者，表而著之，使天下後世知南渡之偏安，雖不用公之謀，以至於此，則凡忠智之士，忘其身為天下謀者，可忽也哉！可忽也哉！

明學博劉先生傳

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剝庵，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於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強之出，先生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伍，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耶？取壁上挂劍，欲自剄，門人抱持之，得解。彙移居陽城湖之濱，妻粟氏，子臨，女身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時先大父亦避地陽城，定世外交，嘗登高邱，弔落日，相與歌泣。先生曰：茫茫宇宙，中路知己，乃在沈君。後先大父歸故里，先生求同志，士不得，益困憊。有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先生曰：我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義不可歸。命其子同老奴歸，請祖宗邱墓，責在汝廬之去。時歲荒，得食愈艱，每雜糠粃作飯，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先生未之長洲也，以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矣。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國家之變，翁家死生存亡不可知，留其身為大人

累無為也。遂自經死。前此其子同老奴歸。傷於盜。墜車折臂。歸即死。女死之日。問適至。先生既無家。買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泛舟中流。鼓柁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鳥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甚適。聞者哀之。某尚書念其窮。招之。往。先生曰。尚書為靈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忘之耶。卒不往。志老而彌堅。後幾年。訖窮餓死。弟子徐晟。陳三島。友人陸澆。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長洲人。澆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沈無家。園已象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沈子曰。予少時聞先大父談劉先生事。後偕沈君莊懷遊。見所撰劉逸民事。畧因本此作傳。嗟乎。勝朝之末。平日負盛名。食厚祿者。或苟於富貴矣。先生一學博守初志。至死不變。古之入山蹈海者。何以加哉。

張孝子傳

孝子姓張。名士仁。字奉田。崑山雲莊里人也。機分為父文元。母蔡氏。孝子方六歲。母病篤。號泣籲天。曰。願減兒壽。活我孃。孃叩頭流血不止。見者哀之。母氏病旋愈。年十三。與父同寢。父醉卧。有仇家預伏牀下。孝子忽心動。起剔錐。仇露刃自牀下出。孝子呼父不應。遽以手當之。指欲墜。度不能免。乃涕泣延頸求代。仇感動。擲刀於地。呼其

父醒曰爾有此子吾不忍害爾也父惶遽如夢中良久始定兩人矢天日釋然如平常時母歿孝子哀毀過禮三年中枕席間血痕斑然已而父娶後母李母性卞急小不可洗漬疊加孝子跪而解不得即不起母怒解乃起久之母化而慈亦撫之如己出孝子嘗於冬夜遇火災從鄰舍延及寢室倉黃中負其父出復冒火入負其後母母復抱幼子力既不勝煙焰迷目幾不能出忽追風回火俱無恙後父沒盡哀盡禮擇舍旁高敞地營葬每旦至暮椎胸慟哭聞哭聲鳥鳥飛下村巷俱感動繼母沒亦如之先是孝子父以力農為家漸起能恤其族黨里人然以不能遍及為恨至孝子治田尤有法度當昧爽督傭保趨田中力作蒔藝芸嫗較勤他族每歲入倍於尋常家稍贏凡嫗族婚嫁喪葬力不足者助之無力者代之隣里有以無業及急難告者應之至於賑饑者衣寒者藥病者棺槨者至老不少衰太史公謂淵澤而魚生山深而獸徂人富而仁義附焉然必多財者能好行其德孝子之衣食粗足而以勤周恤好施予稱承先志也撫異母弟教養婚娶遞衣公食析產時自取其孱者為妹擇對必得令人里中有與父母忤者孝子痛哭勸之其人感其誠卒悔恨終孝子身雲莊遠近罕有不孝聞者孝子早廢書故論事若不能言然不言躬行一時俱推讓為不可及當事行憲乞之典時論謂有孝有德盛世所重欲舉孝子以光大典孝子堅

謝之年八十五。沒同時崑山縉紳有賢聲者。推徐京卿樹庸。徐每謂諸子曰。汝輩不
必遠法古人。得如雲莊張君。我家有賢子弟矣。見重名哲如此。子一人師。載國學生
喜藏書。亦有孝行。與予善。

沈子曰。予讀東漢史。有彭修者。年十五。與父遇盜。盜欲刃其父。修持其佩刀。求以身
代盜。曰。此童子義士。愧謝而去。張孝子延頸求代時。事絕相類。彼豈知有彭修之行
哉。情極忘身。古今一轍也。至躬行孝友。式化邦族。此當路之士所不能者。乃得之無
名位人。於戲。豈非至性哉。

王氏兩孝子傳

孝子王氏諱逢吉。字汝從。後更名峴。別字石林。世為長洲荻扁人。移家郡城。前明光
祿霖蒼公孫。文學仲美公子也。仲美公沒時。孝子纔六歲。擗踊哭泣如成人。未幾。李
父叔逸公沒。王父光祿公相繼卒。母張夫人暨叔母張。並守苦節。家食窮。孝子艱難
困苦中。刻意向學。年十八。為邑諸生。有聲於時。當是時。值思陵末葉。寇賊蟻聚。歲荒
旱。內外臣無救時策。惟分門戶。重報復。孝子曰。時事至此。我能隨燕雀處堂者。競科
名得失乎。偕從弟茂林。隱於醫。可活人。兼收微直。供堂上甘旨。且亦兩節母意也。歲
甲申。流寇陷京師。又明年。大兵渡江。天下始鼎定。人服其先見云。方明祚之既覆。

也江以南未定土寇四起孝子蒼黃中負母避難踰垣出破面折足棲隱村舍一夕數驚全家幾瀕於危賴王師下江南迄以無恙時父棺未葬鄰人火將延及孝子負母出復冒火入無計舁父棺撫棺慟誓與俱焚適反風迴火棺與孝子俱得保全後奉母徙居葦莊不入城市以醫業終吳中業醫者率視貴賤貧富而緩急之孝子請即赴風雨無間晝攜囊出夜負米歸一室中融融藹藹天倫之樂不以三公換也母老病未卧不起孝子殫心力侍疾恨不以身代母沒哀毀過情既葬廬於墓側每天寒月黑淒風苦雨孝子拊膺慟哭聞者悲感曰王孝子哭聲也三年有如一日記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知者可以觀理焉彊者可以觀志焉今於孝子益信弟茂林沒經理其喪事叔母如母撫姪如子至既老不衰年八十二歿子三人長子亦以孝聞

王端臣一字緘齋諱家璣少歲多讀書工晉唐人楷法然承先人志弗為科第計也家有瘠田數畝悉讓兩弟父故名醫年既老倦於治病端臣繼其業貴藥為法務濟人不計利一如其父遠道嘗帶星往還得少直奉二人滄澹見者識其樂囊稱小王孝子別於老王孝子故云嘗昏夜歸葦莊以歧路誤趨湖北前臨河遇盜躡其後孝子一躍過之盜阻於河逸又嘗猝遇暴風亟歸省舟覆同舟多沈溺孝子獨不死鬼

神異物。若或相之者。然兩弟早沒。婦俱守志。以二子分嗣。之。換兩孤姪女。如己。出長
姊。適馬氏。夫婦沒撫其幼孤。既長。為之受室。并分給家業。曲體父母心也。母病。偕其
配。周奉侍。不解衣。忘寢食。歲餘。幾不知天地日月風雨寒暑。母沒。三年中。淚漬禰禡。
俱浥爛然。夜輒飲泣。不欲令父知也。父歿時。年五十餘矣。哭泣如兒時。血枯骨立。葬
後。廬墓與父同。既老。嘗與兒輩述先德。及祖母。叔祖母。并兩弟。婦苦節。以家貧。未獲
請旌。為恨。易簪前。猶書兩世雙節四字付其子。曰。我死不瞑目在此也。越一日。歿年
六十有六。後二十年。

世宗憲皇帝詔窮簷幽隱。山陬海澨。節孝。得以上陳。王氏四節俱受。旌門之典。孝
子。目於是得瞑地下。子淮。長洲生。孫岱。東庚午舉人。

舊史氏曰。孝順德亦庸德。凡為人子所當盡者也。然自世風不古。欲熾理燠。實生所
云。借父掘鋤。慮有德色。母取其簪。立而誚語者。比比是矣。得王氏之孝。以風之。薄俗
庶乎可回也。又節母之後。代生孝子。烏頭綽楔。帶及一門。若天地清明。正大之氣。萃
於祖孫父子。姑媳婦。姻間者。後之人不替前德。蘊而崇之。王氏之興。其未有艾乎。

魯仲連論

周準

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所不肯為者。非徒撓取一時之虛譽。實欲使兆庶蒙其利益也。若其無所益於天下。而惟競視爵賞為高。其賢於術士者幾何哉。在昔魯連射書黃將。而田單遂收聊城。屠其眾。人謂功皆由連所致。顧我獨怪聊城受屠。連實身與其間。而絕無一言以規正其失也。且夫單之終收聊城也。此必然之勢也。特遲速異耳。所爭在遲速之間。猶必沾沾射書是務。以邀一日之功。連之為單謀也。可謂甚切。而曾不聞引之於道。喻之於仁。忽使舉城之人。竟無辜而受戮。所謂天下士者。不應若此。曩使勸之以行王道。教之以不嗜殺。則遠近歸心。利澤施於無窮。彼燕將之書。雖不作可也。或謂單方盛怒聊城之久不下。并遷其怒於眾。連即有言。亦必不聽。是不然。夫單即盛怒乎聊城。而實心服乎連。彼伐狄一舉。必親咨於仲子。是其服之者至矣。以心服之人而勸之以仁者之事。庸有憚而不為者。連特不教之為耳。蘇子由稱連辨過儀秦。而縱橫之利不入其心。是徒有見於策士之陋習。而遂以彼為賢焉耳。其實仁義之道。連固茫乎其未之聞也。觀於義不帝秦之言。其所以折服新垣衍者。類不出於功利之術。則其為田單謀者。自不知有賢聖之道。事固有即此而見彼者。其為人之素所挾持。從可識矣。然則世稱連排難解紛。而功成頃刻者。竟一無可

國朝文匯

卷九

二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取乎曰非也彼可取者特此一節也嗟夫若仲連者固戰國之奇士而亦三代之罪人也

宋論

嘗讀顧頡濱商論謂商之立國以駿發嚴厲周之立國以優柔和易嚴厲者能強而不能久優柔者能久而不能強以物之強者易折而柔忍者可永存也嗟乎果若斯言是欲國祚之久長反以優柔為貴也不知積弱之後則欺凌者交至鮮有不繼之以亡者夫亦未始平心察理以究前史之得失而已矣蓋一代之興作法於強其後猶弱作法於弱後豈可復問乎故必操刑賞之權積威重之勢使內之軍衛足當天下之半以為禁亂之具而後京師之勢重亦使小之郡縣悉有股肱爪牙以為朝廷之援而後不測之患消此王者之所以統馭天下制人而不受制於人之善術也唐之末季藩鎮驕恣終為國患不可謂非失於駕馭所致然此亦由天寶之亂禁兵外出不足以制之遂積漸至於不可禦耳非謂藩鎮之重必不可使俯首盡力為我用也宋懲其弊至於盡收外臣之柄而以文臣知州事復設通判以統軍民之政始之以懼人之逼而盡棄其所恃終之以所恃既失而益至於委靡防其為害而適喪其利此何異於畏舟楫之覆溺而遂欲棄舟楫之利恐車馬之顛覆而遂欲廢車馬之用

也。其亦賂謀之未遠矣。且宋當太祖太宗之際。雖曰天下治安。猶非可弛武備之日也。有夏人以相窺伺。復有契丹頻見侵凌。正宜留心訓練。專尚神武。庶有以作其趨惰之氣。而無孱弱不振之憂。顧我考諸宋史。惟乾德三年。一選諸道兵入補禁衛。至雍熙中。將有事用武。又募兵諸州矣。嗟乎。當創造之日。而武事之廢弛。遽至此耶。以君明臣良之時。猶委靡不振。若此。何責乎後世耶。宜乎疆場不靖。終宋世無甯歲也。吾嘗論唐宗宋祖。皆開創英明主也。然唐之貞觀。四夷賓服。猶命統軍為折衝都尉。於諸道則置府六百有餘。關內置府二百六十有餘。武備之重如此。故能威震中外。使天下罔敢覬覦。宋之興也。意在息民。遂弛武事。不知武事弛而後。遂無自振之理。此何待靖康而後。乃始歎中原之蹂躪哉。蓋即端拱初。涿易諸州。相繼陷沒。已有如入無人之境者矣。曩使遠為邊疆之慮。內而置禁兵以自衛。使不至有孤立之勢。外而推心腹於股肱。使足以制僭程之難。吾知敵國將引退之不暇。安得有肆無所忌。如當日者。昔趙用李牧備邊。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宋雖弱。顧不得比於趙耶。惟其先自卽於弱。所以敵莫之畏。古稱歷代兵威。宋最弱劣。詎不信哉。故夫引前代為鑒。而不深權乎事理之宜。未有不以病其國。及其子孫者也。始皇德封建之失。而二世遂有陳涉之難。光武德三公權重之失。而後嗣卒有官寺之禍。皆所謂事異而失均者。

也。君子觀於宋世軍旅之事，不禁三歎息焉。夫自古有胡患者，前則有晉，後則有宋，晉之患始於以劉淵為左部帥，北亂之萌，其機甚微。當時君臣無遠慮，故無能預為之備。若夫宋之有遼患，眾所共覩者也。吾竊怪宋初以明良際會之日，而其國勢不振，早與晉統有相似也。開創之始，而為猷不遠，安得復繼漢唐一統之盛。國不可以自立於弱洵哉。

藤笈叢書序

藤笈叢書者，吾友陳子恥庵所作也。恥庵與子居同里，同為吳人，曷為不以里居志其彙，蓋悉以藤笈統之也。曷為以藤笈統之，恥庵曰：子雖吳人，實東西南北人也。計子平生吟咏，多在驛程川路，與夫旅館傳舍之際，外此所作，什不得一二。予曰：是則然矣。始子與恥庵居同里，衡宇相望，既而予自甫里移居臨頓，恥庵亦卜宅郡內，與子居止，仍近在咫尺。天下踪跡之密，宜莫如予與恥庵者，然屈指三十年來，其間春秋佳日，得相追逐，嘯歌吟咏，以適所願者，纔三四年耳。外此則皆驛程川路旅館傳舍之年，而恥庵行且老矣，慎所守而不阿，故甯甘心不遇，如故。又以舊業已廢，求一息足而不可得。此恥庵所為，每向予道，疇昔而不禁慷慨歎歎者也。嘗試取其踪跡，離合計之，方予未識恥庵時，先之以客秦，既識恥庵後，繼之以客齊魯，則是而後客

曹南客粵客淮客燕趙山川所歷五岳且居其四而恥庵亦遂於其間。遍識天下賢豪。天下賢豪亦往往重恥庵才。稱道不置口。恥庵豈猶吳人也哉。實東西南北人也。雖然。恥庵老矣。聞與之相遇於酒間。顏色憔悴。英氣亦且斂藏。水源木本。將必思返其始。恥庵豈終為東西南北人哉。故吾吳人也。行見買田長洲之苑。以息其躬。以與二三知己相往還。以編次其向所著述。以待後之知子雲者。予之為恥庵願實自茲始。

遊湖口石鐘山記

九江之水入於湖而彌廣。其二水合流處。帆檣競集。是為湖口。縣城城根有石壁。插江。溪坡公記所謂石鐘山者是也。予南遊入楚。徑其下。愛其怪偉參錯。若奔若墮。又值落霞四照。紫翠交映。彌賞翫不能去。遂經宿焉。詰旦。抵其麓。雉堞襟帶。迤邐而行。至湖音庵。庵據危石上。林木蔥蒨。陰映半江。寺僧見予來。為擊厓石數處。音響絕殊。稍憇。復窮其巔。石益奇險峭拔。下臨無極。不必風濤洶湧。而微波鼓浪。自然成聲。絕頂有江聲閣。據險爭勝。憑闌一望。則廬山五老。隱現雲端。出沒無定態。予俯聽江聲。還坐山石。尋思坡公所見。猶為知之未盡。蓋是山石質輕清。又復空中多竅。所以風水相值。獨鏘鏘若金奏。不然。彼沿江一帶。壁立千仞者。微波皆得而入也。何以噌吰

窾坎鏗鞳之音。獨屬茲山也哉。時己丑七月十八日記。

遊襄城山水記

至樊城之次日。予獨遊漢上。見隔岸襄山蒼翠。心異之。遂泛乎江流。達乎隄下。紆迴以歷乎城西。郡舊號繁華。然歷代用武。地當衝要。兵火之餘。風景寥落。距郭西里許。有水橫出山下。曰檀溪。相傳昭烈為追騎所困。至溪乘的盧一躍而過。今水不盈尺。不能容小舟。陵谷變遷。事固有不可知者。踰溪而行。石徑委折。攢巒迴合之中。有寺適當其缺。前皆濯菴叢伏。澗流細注於溪石間。幽邃淒清。殊異耳目。恒境臨溪有山。盤據曰九宮。升崖極眺。心共江遠。荆帆乍迴。隱現島外。沿溪而南。直達漢皋。道傍有碑孤立。曰唐工部郎杜甫故里。自是前行為峴山。山麓有羊太傅廟。自是又沿峴潭南折。至習家池。池據峴山之曲。最為襄州勝地。池方廣不盈丈。清鑑毫髮。旁有館曰鳳泉。有亭曰觴詠。四隅巖岫繚繞。石林之氣。雲鶴之影。交暈潭上。時日已暮。仍取故道而返。少頃泛乎中流。遙看鹿門殘照。隱隱沈於江岸。與丹霞嵐翠相掩映。未嘗不歎此境可望不可即也。

遊清涼寺至烏龍潭記

沿石城迤邐而行。約里許。得清涼淨域。即古所稱興教寺也。寺據石頭山上。紺壁青

崖掩映如畫相傳南唐李主於此避暑至今石畔多竹猶其遺也造其巖所見彌曠平沙殘照上接嵐光木末歸帆忽落雲外少頃復出寺門下山麓緣坡而東境益深窈柳岸藤蹊屢失道路道左多流泉屈曲悉入於潭多生菱芡芙蓉之屬潭傍四山環繞山坡有靈應觀俯臨潭水據石危坐則碧澗之煙叢篁之色俱搖蕩津影開莫可訖其幽致按江乘地記云吳之石頭猶楚之九疑沈丈方舟亦謂茲山之勝甲於金陵城內故為文聊記其畧世有好遊者知亦將有樂乎此也

發湖濱渡黃茅門記

自貴相達胥口有二道一循香山擎舟而行皆小徑遭水澗牽挽甚艱一沿法華漁洋抵黃茅山下遇風則湖水衝激徑道險絕甲辰春予雲阻實相寺明旦晴雲彌望商所以取逕者迺涉險以入於湖萬峰如筍倒影波底山皆梅林點綴隨雲露為斷續餘雲照其間清景欲絕其沿岸諸山則若連橋巨艦逆流而來隨波振盪綿亘至數里外與對岸長沙山相抗有若門然舟子顧望而恐鼓柁而上自辰及午訖不得渡俄而櫓轉風迴一瀉直下迴顧沿岸諸山忽在船尾同舟者共驚歎為快事噫以湖山之勝更值風日晴美其為騷人韻士所神往者屢矣豈知風水相逸則山益顯其龍涎水益形其潏潏雲物往來悉助奇勝而吾以觸險得之豈偶然乎書其事所

國朝文選

卷九

以志所遭之奇也

二二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十

顧成志

字心勿號治齋江蘇太倉人諸生

支雪樵傳

一

裴日修

字叔度號漫士江西新建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文達有彙文達集

治河論上

二

治河論中

二

治河論下

三

陳恕堂觀察傳

四

楊鸞

字子安陝西潼關人乾隆己未進士官知縣先薦鴻博有遊雲樓集

桃李園記

五

胡靜庵墓誌銘

五

原慕齋墓誌銘

六

凌樹屏

字保釐號絳亭浙江烏程人乾隆己未進士官知縣有松色齋集

明思宗論

八

閔孝廉傳

九

姚世鈺

字玉裁號蕙田浙江歸安人諸生著有易守齋遺稿

答沈蕙園論行狀書

十

蓮花莊圖記

十

月湖丙舍圖記

十一

御史沈公傳代

十二

鞠遜行

號未詳山東海陽人乾隆己未進士

胡孝子傳

十五

許朝

號紅橋江蘇昭文人乾隆己未進士宦濟南府通判有文集鈔本

謝孝子傳

十六

李貞女傳

十七

齊貞女傳

十八

歐君丹臣墓表

十九

法坤宏

字直方號鏡野一號迂齋山東膠州人乾隆辛酉舉人官大理寺評事有鏡野文集

書濰縣知縣鄭板橋事

二十一

春秋取義測序

二十一

弗如子遺文序

二十二

辛氏族譜序

二十三

燕市小編敘

二十三

叙次宗譜例言

二十三

濼洛風雅書後

二十四

書義僕祝曰三事

二十四

嘯莊先生傳

二十五

文學李大標傳

二十五

張孺人墓誌銘

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卷十

支雪樵傳

顧成志

雪樵先生。姓支氏。先世籍崑山。曾大父始遷太倉。為州人。州分縣鎮洋。先生為縣學生。名元福。字玉山。自號菊庵。晚又號雪樵。其品清雅孤高。人以為稱。老屋在市。先生居之。儉然若深山中。入其室。几案整列。筆研卷籍。楚楚無點塵。不妄交。少與塘南王宜秋善。至老無間。宜秋名蹟與先生意趣略同。先生好畫。宜秋好篆刻。兩人皆能詩。時唱和。善寫意興。不為苦吟。舉子業非其好也。先生不苟然諾。取與介然。嘗曰。矯持流俗。當屬吾輩。東鄰一僕婦橫死。死有故。其主慮人洩之。各有餽。及先生笑謝曰。支玉山不取不義錢也。餽者慙而退。遇物曠然無城府。率意徑行。亦不飾邊幅。家故業。估從二三販繒者。躑躅市肆間。不嫌也。喜觀古書畫。時遊高臺巨闕。如蓬戶。宜秋亦有清操。家貧。甚不干人。嘗以藝應人請。然少不合。輒拂衣去。一宦家緘白金餽之。請書其堂。粲然也。使者曰。而主視我何等耶。遂不復往。其勇氣如此。先生為人。白哲美鬚。髯戲戴笠。望之若風塵外人。宜秋長身挺然。稜稜瘦骨。衣外可捫也。長先生二歲。而特健。先生病時。往省之。然其卒先五月。先生卒以九月八日。年七十六。惟一女。族凋盡。竟無後之者。弟經紀其喪。宜秋无幾。燒惟一老妻。可悲也。宜秋篆刻師王寄亭先

生具體而微。先生盡無所師。興至潑墨。有朱倪遺趣。里中時時乞之。他日當有傳者。然此小道。豈足為先生重哉。論曰。雪樵與宜秋同志操窮。獨又同傳。雪樵忍遺宜秋哉。同里復有陳漢儒。鴻善寫真。趙鴻儀。震工楷書。雪樵皆交之。亦有守而皆無子。數子以窮布衣。蹣跚涼涼里巷間。習焉不甚重。由今以觀。可不謂獨者哉。士固有被褐而懷玉者。而人目不能見。微徒以為褐之父耳。噫。

治河論上

張曰修

四瀆之為害者莫如河。欲祛其害而害彌甚者莫如治河。予以為河非能害人也。人害之也。河非難治也。治河者以難相擅也。人之言曰。河決關天意。又曰。自古無不患之河。然而禹導河歸直治入海。七百餘年無河患。東漢永平中。王景導河。從千乘入海。亦八百餘年無河患。則河決未可以言天意。河患未始不可以人力制也。尚書舜典記功曰。濬川。孟子稱禹治水曰。疏九河。然則治河至策疏與濬而已矣。疏分也。濬深也。河流黃濁。不深則淤不可除。河性橫而身窄。不分則決不可止。而議者不察。曰隄曰塞。嗚呼。壅其下而隄其上。激其怒而塞其決。以障之者。順之。獨不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乎。且夫河之所以必疏且濬者何也。曰黃濁非江漢淮濟比也。性橫身窄。非江比也。如使不濁不橫不窄。何為其必疏且濬也。蓋嘗統河之源流而詳考之。河自巴顏喀拉山東。經星宿海。至九渡河。千餘里。源固清也。自九渡河東。凡五百餘里。稍受濁流。而水漸濁。又經託羅海崑崙。而河州甯夏榆林。計六千餘里。受無數濁流。則又濁。又南行千餘里。至華陰。受園水及汾涇等濁流。則又濁。合數千百濁流會於一。而濁乃甚矣。然而雍之三面。少衝瀆之患。何也。龍門逆上。濁未甚。多高山大嶺以障之。其下雖甚濁。而洪濤迅疾。挾泥沙以南奔焉。故雖有小患。不為害也。由華陰而孟

津太行底柱之間。河猶無恙。由鞏洛而東北。平原廣野。河乃難制。何者。土質不堅。無山無湖。平時黃流寬緩。濁淖下積。積日久。壅日淺。及乎三汎。水猛性加。震盪不能。有數十里之身。以容之。奈之何。不溢且潰哉。於是溢而隄之。潰而塞之。愈溢愈隄。愈潰愈塞。水無所泄。壅高出民屋。幾何不盡。沿河之民。而魚鼈之也。是故禹知其然。鑿父之失。而決而濬之。以為濬之猶未也。又必釀二渠。并疏為九。以入海焉。此所以歷七百餘年無患也。東漢王景。引河歸于乘德棗之間。亦播為八。偶合禹跡。此所以亦八百餘年無患也。河流順軌。田廬安固。國用不耗。施及無窮。故曰疏與濬。治河至策也。曰。賈讓上策何如。曰。徒放河使北入海。日久澗高。水仍逆行耳。惟合其中策。多穿濬渠。時清其淤。庶追禹功。而永保無患。是亦疏濬兼施之意也。

治河論中

天下有一定之法。可以定不定。無一定之法。不可以定有定。是故天象難定也。置閘與差而歲定。鐘律難定也。有中秬黍而黃鐘定。河之遠徙難定也。有大禹疏濬之法。而河定。難者曰。河宜北不宜南。禹之擅功。以導之歸北。非徒以疏與濬也。予曰。不然。河雖濁。水性固就下也。可以北不必於北。可以南不必於南。奚以明其然也。自有天地。即有河。陶唐以前。蓋不知其幾千萬年也。其北耶南耶。不可得而知也。及九載之

績弗成禹相度治之適經於北遂導於北然而禹第疏之濬之而已既不能必後人遵其法即不能必後之河常北也抑聞之鄠道元云禹塞淫水於滎陽引河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當時已不盡北至商仲丁河決商邱則分睢入淮以歸海矣河壘甲決壘則又分類以入淮矣武乙沉僮師則且分汝以入淮矣然則自禹導河七百餘年後河且數南固不獨周定王五年河始南徙也議者弗深考輒曰南歸非性不亦陋哉曰河道既不別於南北圖說稱由徐揚歸海河自順其自然者何也曰此以南北地勢知之非可以人力強也且自禹迄今河道之歸海者四北大陸北之南渤海東之北干乘東之南安東西漢及周宋以來河患劇矣然溢而北者不過信都而北決而南者北之南館陶又其南頓邱又其南濮陽又其南定陶每決則南徙然則河之所欲趨者可知矣禹之導河也澶相以北北有西山以障之有九河以殺之故河安於北九河塞而河乃南遷今誠祖禹之法河雖由南歸海可也違禹之法合萬餘里之水滙於一以委之河雖由北歸海患未已也今不求法之一定而嘵嘵於南北之異道亦見其闕於勢而昧於理也

治河論下

武曰往年朱家海埧淮揚被害議者欲通河入沁合衛歸北以圖復禹故道此誠禦

災之良策也。而子以南歸為可。毋乃貽識於識者乎。予曰。然。子以為河在南。淮揚被害。河在北。而恩冀德滄深瀆之間。獨不被害乎。淮揚被害。則導之北。恩冀等州被害。將又導之南乎。夫冀兗土疏。河之淤墊。北易於南。河之衝決為害。北更甚於南。商周無論已。西漢而後。決溢何可勝數。其甚者如漢元光之汎郡十六。永嘉之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周顯德之大決楊劉。宋乾德之水被七州。熙甯之灌郡縣四十五。非其被害之尤慘者乎。且衛至德州東北。卑窄甚矣。自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衛。漳汶合而衛不能容。議者現請鮑家嘴諸水所會。旁邑堪虞。若復益之以河。吾見其害之什伯於漢周末也。雖加寬深之功。無解暴決之患。非河獨異於北。蓋冀兗之土使然也。曰。然則河可南。特不可合淮耳。清口不可合。而上游分流於淮。亦不可也。何以明之。河所經必淤。河淤已難治矣。又兼治所經之淤。不重難乎。是故分於潁則陳州項城太和阜陽潁上之民危。分於渦則亳州蒙城懷遠之民危。分於睢則蕭宿靈璧睢甯虹泗盱眙之民危。或至洪澤溢高堰決。則江北淮南盡危。故曰。雖分流於淮。猶不可也。况合淮乎。蓋嘗熟計而諦思之。安東海州沭陽之境。有南北二股。河焉。即昔之石梁湖也。西距沭陽。東逼東海。約三萬四千五百餘畝。其黃河東歸之正道乎。誠由清河北境。導河達湖。由湖東鹽河左開數支。河以播於海。上溯九河八

河之遺法。是所謂疏也。由是歲濬之為常。又由下游而上游。關徐豫之河身。令二三十里至七八里不等。廣其旁。使水漲有所容。深其中。使水落足以通舟。河其永有所歸。而無泛溢之患乎。因湖而功力省。別淮而清濁分。其詳別具於策。

陳恕堂觀察傳

君諱守誠。字伯常。號恕堂。世為建昌新城之中田里人。祖贈資政大夫世爵。父進士道生。君兄弟五人。君為長。以入資授浙江金衢嚴分巡道。年四十。卒於家。娶夫人魯氏。後君十日。以衰卒。予始識君。由子姪婿檀園先生。檀園之言曰。伯常天資高邁。人也。十餘歲。即從余學。當是時。資政公以寒素起家。比封君。業日以殖。而進士君方銳志讀書。一意闢閩源洛之學。君則翹然以經世材自負。資政公既篤愛之。進士君教以謙退禮讓。不越矩度。故伯常才足以有為。而不至於斷弛。卒底於用者。其祖若父交成之也。方檀園謁。選入都。君從之北來。乾隆丙子。赴京北試。不售。乃援例出任於浙。在任三年。以憂歸。遂不復出。又四年乃卒。此十餘年中。同從遊通音問者數矣。予益習君之為人。得其一二事。於法宜傳。君之任衢。初下車。見官署陳飾甚侈。詢所從來。吏以舊例供。應對。君曰。予蒞任甫爾。即以是累人。後何以飭屬。即日令撤之。還主者。其在京師也。有告君者曰。某邑宰沒而家落。一女且失所。曷拯之。君立畀重金。

國朝文匯

卷十

四

國學扶輪社印

為治裝迎入門。人莫測也。至則亟令拜。撫為己女。出資奩以歸。宦族友人汪報窮於詩。君為置田百畝。輒不善治生。更出資為納學博士。賴君以給者終其身。君之說弟武。選約堂守詒。撰次君之行事。讀者咸以為信。獨未詳此三事者。故余補敘之以傳君年二十時。好為詩。和阮嗣宗咏懷二十七首。灑然可見其胸次。君不斤斤以文章名。余所以著此者。知其得力於禮園先生有素也。

贊曰。君居鄉。鄉之人仰食於君。常數十百家。其他好義之事。不可更僕數。予聞君之病且卒也。讚頌禱祠。奔走於路者。晝夜不絕。嗚呼。此豈能強而致之哉。江省有豫章溝。關會城水利。顧歲久湮弗治。君沒後。君弟守訓。偕諸昆季。以萬餘金修復之。亦君之志也。

桃李園記

楊鷺

湖湘以南多佳山水而乏園亭。余來道州於欣欣亭上望水南一帶人家水光山影中屋角鱗鱗然與丹楓翠杉相映。逆運如畫。圖煙雲明滅風雨時至。每低徊不忍去。蓋自夏徂冬矣。因意春晴景物當必更有可觀者。而余固未之見也。明經黃子道州知名士也。家水南於宅旁築別業。樹桃李數十百株。取李太白文頌曰桃李園。與及門諸子弟讀書講學其中。嗣君紹香屬余為記。記之曰。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人。與鍾於物。其源一也。名山大川之奇偉。琪花瑤草之秀異。與夫一拳之石。一塢之雲。山木野卉之紛披。苟可以寓吾情者。未有能忽然於中者也。故楚客之詠芳草。淮南之歌桂樹。豈擇而取之哉。亦直寄焉而已。然而山林憔悴之士。鬱抑侘傺於其間。而樵夫牧豎。或漠然而遇之。之二者皆過也。黃子生理學之鄉。恬退自甘。不以榮利撓其心。教授生徒。日以窮經稽古為事。此其中必有過人者。則雖蒹葭秋水。猶將溯洄從之。而况東園桃李。為精舍讀書人哉。昔淵明撰桃花源記。傳者至疑為仙。而吾家誠齋獨喜退之花。不見桃。惟見李之句。以為創獲。誠有味乎其言也。黃子篤於至性。羣季間不減東。連康樂阿生子弟。皆發穎。監彬彬有成。異日者春和景明。花覆如綺。會芳園而尋樂事。執經問字之徒。追隨於花柳綠草之間。即謂之一門桃李可也。余不佞。

正學未有聞。藉遠遊以通山水之願。而又嘉紹香之能世其家學也。故將別而致殷勤焉。語曰。桃李不言。其下成蹊。黃子志哉。

胡靜庵墓誌銘

秦安胡靜庵。以乙卯選拔。與余同出交河王夫子之門。時貢成均者九十餘人。靜庵與三原劉繼貢。尤為夫子所賞。皆與余為莫逆交。每寄詩詞相商訂。後余奔走四方。靜庵居關隴間。相去益遠。音問久疏。戊子秋。余歸自湖南。靜庵為高臺學博。始復手書往還。繼聞移疾歸。急寫書。清水家叔學署。訊其起居。清水為秦安鄰縣。方冀相見有期。而靜庵已於五月二十八日捐館舍。孤子自秦等。覆書乞銘。並寄懷余詩成帙。家叔附書云。聞靜庵見懷詩。感其交道之篤。不覺涕之盈睫。為黯然久之。茫茫斯世。交遊中豈復有此人。也。會余遭繼母之喪。遯回未報。念數月來卜葬當有期。余因揮淚而銘之。靜庵一字鼎臣。諱鈞。始祖鈞。自漳縣移居秦安。三世祖諱璉。南皮令。以孫可泉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祖諱多見。東昌通判。曾祖諱公澤。華陰訓導。祖諱景馮。國學生。壽九十有七。封修職郎。考諱之璠。增廣生。妣張孺人。夢海燕入懷。而生靜庵。穎悟絕倫。早解四聲。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益邃於學。聞人有異書。輒百計求之。晝夜雜誦。必精貫而後已。發為辭章。靡蔚炳朗。必窮極物態。而清新自得。不肯

為藻繪。至制舉之文。則源本先正。而以古文行之。交河夫子。刻入試牘為多。廷試後。例入監讀書。以侍養辭歸。入臬蘭書院。貢生之入書院。自靜庵始也。山左牛真谷為秦安令。延為山長。省元王勳舉人李登衡。皆出其門。屢試棘闈不遇。至有病其文為不合時宜。會友人李此望。中浙江鄉試第一。會試又高第。靜庵聞之曰。吾之不遇數也。此望豈趨時蹠者耶。此望亦交河門下士。常與靜庵衡文學使署中。文名亦相埒。故靜庵云。既而連丁內外艱。服闋。益羸弱。遂絕意仕進。以詩酒自娛。獎勵後學為事。著述益富。嘗為黃忠勤公撰年譜。及秦州志。關隴風俗敦厚。樂道人善。靜庵名益重。當事鉅公。多知之者。既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力者又不聞以他途薦。故終不遇。往者余與靜庵初入京師時。國家方舉博學鴻詞科。吾鄉僅數人。又皆報罷。後十餘年。劉繼貢以經學薦。又應陽城馬周科。卒不遂。使靜庵得與其間。亦未必即見用。况無薦之者耶。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一時之得失。未可為定論也。靜庵性坦率。口無擇言。飲人以和。然讀書論世之下。於古今時變。及忠義權奸之起伏。未嘗不破背掩泣也。此豈無意於用世者耶。而卒止於是何哉。今其詩文集。衰然成集。尚多未見者。至寄余諸作。則性情真摯。所謂漸老漸熟。天然去雕飾矣。靜庵當夢繼貢與余。取其集評。隔付梓。裝潢粲然。嗚呼。此知己之責也。繼任高臺凡五年。冀逢 覃恩。馳贈。

後即歸。然已不及待矣。靜庵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初八日。距今辛卯歿時年六十三歲耳。三子自奉自豐自瀉。二女皆高孺人出。孫男三。庶幾能承家學者。銘曰。嗚呼我友。金天之英。西州之秀。爍爍文光。高連珠斗。臨厲詞壇。誰知誰某。慷慨懷人。貽我佩玖。鳳凰高岡。麒麟郊藪。知我非希。數奇不偶。仕止儒林。年亦中壽。彼蒼何心。斯人何咎。著作滿家。六丁所守。傳之其人。以昌厥後。嗚呼我友。

原慕齋墓誌銘

故臨漳令進士原君慕齋。葬有日矣。其猶子培初持狀祈銘。君之成進士也。余方以拔貢客京師。魁卷出。人爭傳誦。名藉藉出同輩上。然竟坐是不得與館選。而授臨漳令。甫數月。又以不合上官意旨。卒移疾去。去而仍以教授生徒終。然君固已得民心。民至醵金。昇板輿。旗幟導引。送之家。垂涕泣。再拜去。嗟乎。是可銘也已。古之稱循良者。必曰以經術飾吏治。初非畫而二之也。後之學者。往往不識經世為何事。甚或專務揣摩。襲取以為能。幸而獲售。所選為清華者。猶夫人也。即縮銀黃為親民吏。反與民淡漠不相關。幸操切從以迎合文其好。及一旦有事罷。則謂民實無良者。聞原君之風。其可以少自反矣。君諱承龍。字允升。別字慕齋。先世為洪洞人。元末有官千戶於蒲城者。遂家焉。明正統間。有以施粟表義民者。因稱為官門原氏。嗣是宗支繁衍。

登仕籍。擅文辭者。指不勝屈矣。君之高祖諱鍾漢。天啟辛酉舉人。為偃師令。曾祖諱熊祖諱於辰。父諱懌。皆縣學知名士。母曹孺人。誕君及弟承獻而卒。君夙負異稟。年十三。已能背誦五經。左氏傳。由是博通羣籍。而尤達於制舉之文。登康熙庚子賢書。常就館宜君。營甘旨以供祖若父。既而祖若父相次棄養。君喪葬盡禮。每慟幾絕。蓋傷祿養之不逮也。服闋赴部。仍設帳都下。及門多獲雋。河南解元彭應麟者。即君臨漳所賞拔受業者也。以故君罷官後。臨漳人尚議留君為子弟師。而君竟歸矣。方君之初莅臨漳也。適還直賑米數千石。至秋而領司銀買穀還倉。君難之。諸父老躋堂請曰。我君無介懷也。我君初至。嚴苞苴。除供應勤撫字。慎刑法。俗賴以醜。民何幸得此也。令買補公事耳。我君無介懷也。卒持司所發銀去。不日而倉儲告足矣。太守某者。以君收穀之易。而嫌其不潔也。親詣倉詰之。君計司所發銀未數。市直且有分耗。而民患公如此。懼累民。因以二穀足一米對。遂拂太守意。民益以此德君。後培初以事至鄰。臨漳民驚相告語。且謂君復仕矣。急相率入勸。詢知非是。則相與環跪問君起居。嗟乎。此豈易得於民哉。君歸里後。遠近問業者日。至乃應聘為橫渠堯山兩書院山長。多所成就。所得脩贖。即以周戚舊之困。常迎養異房。孀嫂終其身。以節義君沒後。而余適主堯山講席。故知君尤詳云。君元配劉孺人。先卒。妾張氏。生一女亦

卒。繼配李孺人。生三子。臨泰恒泰師泰。時年六十餘矣。素友愛弟。承獻一子名景泰。即培初。常任家事。治命以師泰為弟子。又命諸子須成立乃葬。是以緩君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享壽六十有九。葬於某山之原。夫以君之才。固宜早登上第。以文章華國。乃鄉舉後。遽至十餘年。始捷南宮。以君之為政而得民心也。雖古之良吏。如何易于元結之輩。殆無以過。所謂得結輩數人。散布天下。宜少安者。而卒止於是。是殆有不可知者。與。抑莊子稱。新盡火傳者。宜若可信。與。之銘曰。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利濟為心。德修罔覺。雖未獲竟其所施。而見於世者已果。而確世固有聞君之風而慕之。亦富有聞君之風而作。山川綿邈。以利其嗣人。於斯萬年。勒茲封石。

明思宗論

凌樹屏

凌子讀明紀至崇禎末而歎曰。思宗則豈不為亡國之君乎哉。然猶至死不悟。歸其咎於臣下。可謂闇也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亡歟。原三代之所以失。與漢唐宋之所以一敗不可復振。其君皆身為無道。橫政苛刑。毆其下。否亦寡妻弱子。寄命於強臣。悍將之手。擁腫支離。病入膏肓。而敵國遂起而乘之。若思宗之為君。則固恭儉而敏於求治矣。終明之世。吏職不以催科為考成。一縣之負課。積且十餘萬。至萬曆中。始以礦稅禍民。然思宗固已盡蠲之。其制刑無前世沈命深竟諸酷烈之法。大臣非軍政不市死。吏民犯贓盜及賊殺。斷首而已。無所謂種族腰斬也。至逆閹始斃六君子於獄。而以嚴法繩天下。然思宗固已立洗其寃。又其時柄臣雖植黨煬竈。媮婁自專。罔所顧忌。然尚無莽操懿溫不可制禦之勢。而草竊橫發。又不過逃死求食。苟延性命。非如陳勝周文。苦秦苛法。有直走咸陽之志也。然而十七年之中。力竭於用兵。智絀於營餉。朝中之黨論未定。而赤眉青犢之倫。已破關而叩闕矣。若是者何哉。吾嘗推究其本原。以為思宗不信重臣。而非逆於君子小人之辨。則宜其有以致此也。且夫所謂重臣者。非君所倚為心膂。以共圖天下之庶政者乎。如是而不以誠寄之。則重臣之心。孤危而不安。而其身亦必不能一日措於朝廷之上。重臣而至不能一日措

其身則於事必一無所理而其勢往往卒於巨亂。今觀思宗之朝自始立以至未命其為相者蓋四十有九人焉。中間得君而相八年者一人耳。繼起而相二三年者亦僅一二人耳。其他皆不踰年而罷或不數月而罷甚且不四十日而罷。夫小人之進也狐媚鼠伏善伺人意必不至一忤而即去其退也蠅營狗苟不羞屢斥必不能一去而遂不反。然則此數十人之罷於不踰年不數月不四十日而卒不聞有牽復之議者其人雖未必盡賢要皆世所稱為君子者也。而一二人之獨得八年三四年之久者則又其不可去之小人也。思宗不知此之察而概疑為黨而逐之。夫小人之黨則為從而知幾。君子又何憚其為黨歟。卒之君子去而小人之黨獨留。夫後然猶害並至盜賊橫行覆軍屠士之事連歲見告而小人者又不能如莽操懿溫之才足以解賊而徒切切然為朝廷畫添餉增兵之策其收拾人心專固根本者輒以為迂腐於是兵愈迫稅愈急刑愈煩而數百年未行之法無不行數百年未做之賦無不做究與無道之主同譏而終莫救於甲申之變。當此之時內無相外無將思宗方穹然孤寄於羣臣百姓之顛求南遷而不得又何異昔之寡妻弱子乎。是可哀矣。至此而猶曰諸臣誤朕彼諸臣則豈皆誤國者誤之者獨小人耳。然非思宗過疑重臣而用小人不至此吾故曰思宗真亡國之君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禮曰為上可述

而知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又曰：大臣不親百姓，不窮通臣比思宗之黜陟輕易，若此即無小人比之。尚不能得其一，日甯百姓之用。况其勢必不然者。嗚呼！以思宗之賢，而以朋黨疑重臣，其禍遂至於此。况其不如思宗者也。

閔孝廉傳

孝廉閔文山，字敦甫，烏程人。幼喪母，貧不能就傅。父廣園先生，身自教澤之。其學以精約為貴，不務耀人以所不知。然人之所知，終無有過焉者。尤長於詩，清雅綿麗，極風人之致，亦不多作。作輒傾推其儕偶。少時一鄉無對，已余稍稍有名。里中人尋以余與敦甫並稱，疑不能定其流第。乙卯，豫章先生臨校湖七州縣士，將貢其秀者。敦甫余咸在。卒退余而進敦甫。第由是定。明年，敦甫始辭父赴廷試。諸貴人耳敦甫名者，咸謁刺於門，聲歛起。四方士來遊者，以不識敦甫為如入驪龍之淵，失珠而登春山，不觀日出也。試入第一等，當得外官，以推選補宗學教習。未滿，念父即有免歸，中一歲遂與秋賦復奉父命入京師，僥得第而失公卿士之重敦甫，而幸其來者，則請終教習事。吏諸侯又以記室辟，皆不就。過歸侍父。是後敦甫復奉命出入京師者再焉。蓋敦甫相識滿朝，無有為試官，即有亦徒能從開窗靜席間，手一編，深吟而緩調，點首欲絕，以為是敦甫之文。及進而為試官，則萬花曠目，五色紛披，求有知敦甫

之文之波瀾意度者鮮矣。况敦甫實有不易知者乎。敦甫服勤田間。負米海上。奔走
蕉萃。又不幸兩耳幾廢。益頽唐不堪。而其父亦已不及俟祿養。此痛遂與余共之。不
審世之名識敦甫者。宜何如為情也。敦甫曰。士之積學稽古。良冀榮其親於生耳。既
不克如志。豈無以自厚。後世有傳吾詩一篇於清詩中足矣。果爾。敦甫雖免喪。猶將
不復進取。則世遂失斯人。余故為之傳以重惜之。

答沈蕙園論行狀書

姚世鈺

前辱書。諄諄以適庭先生行狀見委。續勉之書來亦云。尋又承與霖洲姚夫見遇。面諭再三。聞命感媿。不敢當。不敢當。古文之衰久矣。時之為言者。以為禽犢耳。而古人之議論。史館之列傳。胥視乎此。其在下。則如家乘之紀載。廟墓碑誌之稱述。皆不過準此而增損之。要其大概。不易也。古之人。大懼其親之泯滅。往往銜哀結思。以自為之狀。或假手於人。以為之狀。其人之足傳者。則以文而益傳。即其人未足盡傳。而其辭之工。則世猶得因文以見其人。南豐曾氏有言。非託道德文章兼勝之士。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其論銘誌之難如此。而必準乎狀。以立言。狀不綦重歟。今之為行狀者不然。不知其文之所以重。而以為居喪之儀。不可闕。奈何人云不亦云乎。而其文之作。又輒稱其家之有無。貧者他物且不能具。固無有區區於是者矣。逮其廢。則自公卿大夫。至於市井屠沽。莫不有狀。敬祖宗之世系。宛然行卷之履歷也。列孤寡之姓氏。不過報謁之名刺也。當其籤題偉麗。紙墨鮮好之時。議者已惡其臭腐。不可化。而其子孫視之。亦且漠然無情。竟不知所指之為誰也。於戲。古人不朽之盛事。令人直用為交際之世情焉。苟且偷託。相沿成習。至所以事其親者。而亦若是。是豈特文

字之衰而已乎。今者。媿夫勤勤懇懇。思有以標白其先人。是誠得於孝子之用心矣。而足下輩復悠憊贊之。以下問於不肖。甚盛其盛。顧猶恨所託之非其人。也不肖時過未學。加以疾病憂患。屹不得暇逸。由前之說。既有志而未逮。由後之說。又恐其背時戾眾。而重貽孝子以生。令反古之誦。至欲調停於二者之間。而為非古非今之語。此其勢更有所不能。所以承命旬時。遲徊而未敢屬筆。以此也。見示彙本。大概已具。惟中間語句之疵。及時文排比之習。當為刪去。其云云者。無足為足下所知。恐懸望先此具白。有未盡處。幸賜垂教。餘俟就正。面商不宣。

蓮花莊圖記

吾家居蓮花莊。涉四世。蓋本南宋莫氏宗子趙氏之故址。其名載倪文節周公謹雜志。厥後松雪翁暨明莘野叔耕先後居此。莘野亦工畫。然迄茲未聞有圖之者。余維圖畫之不可以已。如大姚水邨會稽書屋師子林向徵元暉文敏叔明元鎮諸公。則清境罕耀。而如摩詰輞川。盧鴻一終南草堂。李伯時山莊。顧仲瑛玉山草堂。陶九成南邨。雖人境骨騰。而流傳斷素。彌使獵精藝院者。澄懷卧遊焉。梅屋先生驅染煙霞。雅愛吳興清遠。與余顧不獨稱山水友。近寓慈感寺。時來坐余寒鑑樓。謂見金蓋道場。輒思小李將軍着色。暇更尋梁契集。肆眺城隅。益渺然有山林波澤之想。願恨

不及荷花盛開。如錦雲百頃時。因復與余雜舉經鉅堂癸辛街所志園。園去處城內亦幾三十許。而余兩人步履經過。如文節就月河為園。傍水成趣。橫塘貫耘老水閣三間。香已臺池板蕩。即河中小洲。余童時釣遊。猶見百年前朱氏所聚太湖石虎闕。高屬巖巖。蘆漪煙浦間。今亦漸邱夷淵寬。摩詰孟城均詩不云乎。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蓋俯仰陳迹。惆悵極多矣。余幸託先人之敝廬。曩所稱天開圖畫粉本苑在。先生獨無意一點筆。為松雪拾遺。且使來者得與鞞川終南龍眠玉山南邨諸圖。並冠清賞耶。樽屋迤爾曰。諾。慈感寺亦文節記遊之一。余每從舍北水檻望見橫塘外林表殿角突兀。輒感靈光歸然語。並乞綴諸卷中。無俾倪迂師子林遠懷場也。

月湖丙舍圖記

友人平望王君親庭。既葬其親於月湖之上。爰作丙舍於墓側。以寓其無窮之思。蓋將臧修息遊於此中。而庶幾無忝所生也。庚申冬日。余訪君於平望。讀其所為丙舍雜詩。暨諸朋遊題贈篇什。大都仿其家右丞鞞川集體。余方欣然規往。因問得去月湖道路。則不數里而近。而以事阻不果行。獨尋繹其題目佳境。則有深柳讀書堂。有微尚軒。此君之所學古訓而期前修也。有金石局。此君之所徧參博考而多文以為富也。墓田傍湖。畦吟交錯。名曰爰田。而飲犢有灘。稻香有亭。觀穫有所。此君之所自

給而不外求也。月湖之外，繞以龍溪，架溪為橋，曰偃仰橋。而如磬池，如簣壑，資水成趣，隨勢窪隆。而又有松間草屋，風樂亭，棟花軒。凡若干楹，若干步。此君之所俯仰眺聽，而自適其適也。有庵曰指月，有壙曰清涼。此君之所清齋習靜，而非以香火祈福田也。若乃升高遠望，使乎如親之見於前，而益勉為孝子之潔白。此白華堂，瞻雲閣，尤丙舍之所以志。而余猶恨其位置次第之不能詳也。頃之君以圖來索，余為記。惟平望在震澤吳淞間，為三吳孔道，故其外煙波夷曠，而其中一閩之市，塵囂壓水。君所居掃除一室，截然斗清，固已抗心埃壒之表，遠其暇時，泛舟蓼葦，棲寄丙舍。良朋萃止，尊酒論文。顧視林壑縈帶，禽魚飛沈，與夫洪川之渺茫，遙山之彩翠，寸妍尺媚，如身在畫中。唐書稱右丞資性孝友，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母沒，表為寺，而其圖令猶有傳者。又稱王無功，有田在河渚，奴婢數人，種黍釀酒，養鳧雁，蒔藥草，以自供，而無功答馮子華書，自言孤住河渚，旁無四鄰，每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家風世德，君殆兼之。此雖君家偉元旦夕墳壟，猶以身世厄屯視君，有幸有不幸焉。豈况託言養拙，而乾沒不已，馴致亡身，而辱其先者。吾知閒居之賦，良難與丙舍之詩同日語哉。余夙遭閔凶，一杯未築，饑寒驅我，不知所之。即欲從君於東皋南垞，寄目一償所願，以自比於仲長先生，乘秀才輩，而亦不可得。此所以展圖而為之愧歎。

也。越來春辛酉二月書。

御史沈公傳代

仁廟有御史曰沈公愷。字虞士。號樂存。浙之歸安人。沈故吳興著姓。元至正間。有名子敬者。實始居歸安之竹塢。是為竹塢沈氏。沈氏自明迄今。以科甲躋顯仕者相望。明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名子來者。公之高祖也。子來生做。做生仕。仕生華。華生縣訓導。做。做生焮。焮生卿。卿生贈文林郎。焮。焮生鉞。鉞貢生。封奉直大夫。公之父也。公少瑰偉絕特。語出驚人。年十七。中康熙丁巳科舉。人就會試。以從兄官贊三曾闕學。涵分校。例引遊。壬戌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卒未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御史有言職自明設為十三道。亞都御史。而本朝因之。其爵秩不甚尊。然稱斯職者。率難其人。若公者。乃所謂真御史矣。

仁廟時。朝廷清明。官事無闕。然公於其時。疏慷慨數十上。語皆切直。其最著者。辛未喀爾喀內附。車駕親巡邊邑。公上疏曰。臣聞

皇上有巡行口外之典。無非為蒙古諸臣定賞罰。編戶口。安插新附。此誠皇上如天之仁。欲使百萬生靈無一夫不獲其所。但

聖躬遠出。間關崎嶇。且其地風土迥異。服食起居。未必與時順適。乘輿勞頓於外。

羣臣寘息於家。臣心何安。况近命部院大臣。先行料理。止須逐一奏聞。於紀功錄過之中。寓慶賞刑威之意。仍與

皇上親行無異。叩乞傳旨暫緩此行。疏入。一時大小臣工俱為震懼。後駕還頗思公言。召對賜宴。又丙子

上親征噶爾丹。歲暮以餘黨未靖。駐蹕塞上。公請回鑾。疏曰。欽惟我

皇上親政臨民。睿慮周詳。雖最勞最苦之事。莫不躬親身歷。寒暑備嘗。令

聖躬親臨沙漠。功成奏凱。猶以小醜游魂未盡殄滅。

皇上綢繆布算。總為蒼生計出萬全。但邊塞泛寒十倍內地。萬乘至尊。一年之間。戎衣弓矢。數歷奇勞。在廷大小臣工。莫不引領乘輿。不遑履處。敢請

皇上俯允回鑾。庶臣等負暄獻曝之私。得以稍慰。安溪李文貞公督學順天時。母憂有旨。奪情。自陳請給假九月。公拜疏劾之。又劾閣臣票擬不當。科員封駁不聞。臣思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皇上以李光地文行素著。特為簡拔。原從維持名教起見。方吏部題請終制。為閣臣者。職司票擬。理應委曲奏請。始不當有在任守制之票。既不當有仍遵前旨之擬。試思學臣關係。唯名教為緊要。

皇上方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義鼓勵再三。而閣臣身居密勿。正宜以此為進退百僚之準。豈親喪大典。反不為緊要乎。至於科臣法司封駁。閣臣有所未當。科臣繳旨覆奏。固其職也。乃科臣亦復默然。臣不知其所封駁者何在也。臣不敢以妄擬閣臣為嫌。劾奏同列為咎。又請免富民納品。疏曰。國家設官分職。量才擢用。下至吏員一官。亦必三考稱職。然後予以一命之榮。所以慎重官方者如此。其重也。自事例既開。遂有八品頂帶榮身之典。此不過暫假微末之虛名。以資鼓舞。近者廷臣議覆陝西提臣孫思克請開事例一疏。內開一款。富民捐米若干與六品。若干五品。若干四品三品。夫四品三品之官。皆係大僚品級。乃以目不識丁之鄉愚。忽而紅頂錦衣。與九卿巡撫大臣混清無辨。雖屬虛銜。似與慎重名器之意不合。臣請敕部停止。未必於國體無少裨益。他如假監之株累。則請嚴局騙之棍徒。而無知被騙者。許以自首。逃人失察之處。分過嚴。則請仍准功過相抵之條。以明激勸。北征大兵糧餉。總督于成龍不當遽延輸運。違誤軍需。廣東撫臣高承爵。已請離任守制。不當於一切人命盜案。仍然照常具題。忘哀懲職。其慷慨切直。無所瞻徇。多此類。其請疏太湖淤滯。疏則極講詳究。於宋元明已來諸家。如單氏。鄭氏。蘇氏。以暨夏氏。原吉。歸氏。有光。海氏。瑞。徐氏。獻忠之議。而分析條理。窮竟源委。以折其衷。當時雖部議格不行。然公

所著東南水利議一書。至令論者與公子世棟等所編西臺奏疏並稱碩畫焉。蓋公
官御史凡七年。嘗以山東道監察御史協理陝西道事。巡視中城。旋掌山東山西事。
其明年督理寶源寶泉二局。又明年掌江南道事。值東宮大婚監禮。賜蟒。是年
又管理登聞院事。甲戌監武會試。令開卷分南北。試期各以三日。准文開公所請定
者也。尋又掌浙江道事。越丙子。監順天武鄉試。掌京畿道事。明年丁丑充殿試監
試官。掌河南道事。加三級。覃恩授奉直大夫。戊寅。又加四級。及己卯。巡視兩廣鹽
課。巡釐例一年而代。公獨留再任。辛巳。復命掌山西道事。丁外艱歸。會以運使某
呈誤。解連及罷。其視釐兩廣也多惠政。設折舊完新法。清積餉五十餘萬兩。積引百
萬餘道。商困以蘇。復兩疏請免漁引鹽耗。商民俱德之。故有再任之命。其在臺中
也。憲長遂甯相國。以屬體繩諸御史。公抗言臺臣無屬禮。援引流俗不厭。遂甯為改
容。屢薦於

上。時同臺當湖陸公。正色立朝。不少假借。與公相推重。而河臣靳公入覲。見公於
班聯。屬目久之。揖而曰。是沈御史耶。真御史也。其見重於當時諸名臣如此。乙酉歲
聖駕南巡。召試。行在稱旨。賜御書。戊子。己丑間。歲大饑。議設廠賑粥。然饑民匍
匐數十里。僅一飽。及歸而饑如故。或更有老弱不能皆來。且來而不得飽者。更或有

饑極而恣飽飽而反致斃者公按期給發計口授粟子弟持籌人無中飽惠均而全活者無算遠近效之至其敦孝友恤宗黨葺祠宇置墓田居鄉諸事都有可傳詳見家乘公狀貌魁梧遇事敢言節概凜凜及其與人則翩翩謙下雖淺夫孺子如貴客然平時詩酒自娛然與親朋談讌或至竟日人未見其號呶失度者詩有來雨吟稿若干卷四書義名頻洲偶存長洲學士何公選入行遠集凡若干篇四方傳誦焉卒年四十九子九人皆以文學世其家

贊曰昔歐陽子有言司諫七品官爾而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故學古懷道者任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官雖卑與宰相等如沈公者庶乎不負其官者歟

胡孝子傳

鞠遜行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胡氏世家也。至孝子父振卿而家日落。孝子為奉養計。弱冠走京師。父卒。奔歸營葬。哀禮各盡。後背授戶部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丞。任事數歲。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留之。及母訃至。孝子慟毀骨立。歸舍見母。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葬之。旬日啟父攢。見積水蓄壙中。迅奮躍入。抱棺長號。與土工昇以上。其日天寒。風虐。舉體皆冰。人為慘慄。孝子不知也。既開新穴。孝子置苦由其下。卧數夜。驗有溫氣。乃慰於時。為冬仲之中旬。而孝子是年為六十有四。合葬後。結廬依墓側。親負土築墳。面巖手駭瘠。見者傷之。於是海陽及鄰邑士大夫。高孝子之行。為立碣。以識書其上。曰胡孝子廬墓處云。既除服。補丞掾之奉化。尋攝事於鉅海。而先是丞涇縣。嘗權知其縣事。又嘗攝旌德。攝盱眙。歸震川先生之狀。州判許君也。言州縣官簡自天朝。惟權攝則監司得自用。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余於孝子亦云。孝子於當官所至。皆有仁恩。士民愛戴之。而其傳為異事者。涇邑久旱。孝子步禱烈日中。至七十里。卷樓之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貯以筒。攜之以行。不數里。而震電大作。四境雨露。邑人呼為胡公雨。鎮邑綿蟲為災。田野厚

積數寸。孝子齋三日。牒告於城隍之神。蟲遽熄滅。一時謠語靡然。謂仁人之感冥莫如呼吸通也。其諸惠政見於孫太史我山先生之誌。銘詳矣。故不具著。孝子有弟五人。其為計畫者無不盡。蓋孝子入仕籍。自傷不得事父。則致孝於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而不復自愛其力。亦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為。為吏餘三十年矣。其歿也。至無屋為居。平生敦古誼。專趨人之急事。類豪舉。而一出於誠。其施於人人者。皆本原所流注也。

鞠遜行曰。余過孝子廬墓處。廬無雜落。孤立山谷中。廬之東。孝子墓也。余悲敬交作。延伫久之。其長子文伯語余曰。廬居之明年歲歉。先人掘野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一至也。文伯於雍正丙午九月。以訓導引見。奏對稱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曠典也。時孝子養病奉化。疾劇。奩得家書。伏牀稱。止向叩頭。蓋猶及見之。於是鄉人嗟惜。以為孝子榮。余謂根之茂者其實。遂孝子之植根厚矣。則其得是於文伯也。固宜。

謝孝子傳

許朝

謝孝子名振宗字奕超會稽人山西稷山令雨亭公兆龍子也雨亭公治稷山凡十九年洗手奉職訖去任囊無剩金亦不負人錢平陽守馮國泰奕超婦翁也居官豪放病卒侵官帑二十萬有奇傾家資不足以抵株婁黨乞貸者馮氏媳誣指稷山三萬金按無左驗媳曰婚家耳通財需左驗耶牽連質證時護晉撫高成齡鍛鍊之下雨亭公稷山獄具奏立限追繳踰期予大辟限將屆禍不測矣時奕超年二十餘鼠思泣血誓以死救父瀝呈寃狀莫為省視雍正七年三月某日冒死進天安門攀石柱袖椎擊落石獅首脊守者驚起執訊之奕超曰無慮我逸也父寃不伸來觸禁死耳甯避禍耶出寃狀累累數百言九門及三司法曹咸駭走窮訊即日上聞天威大震超日命往黑龍江當苦差議者謂奕超觸禁法干天怒無生理矣聖恩寬處若此其有以感聖心也踰年馮氏所誣金邀特恩豁免出雨亭公於獄遵歸里門奕超有第一人嗣伯後撫臣授獨子留養例陳請下部議有摺奕超於死者主議曰弟嗣別宗詭詞脫罪耳覆奏不得免遵前旨准配銀鑰鎖杻中病幾死幸知醫支殘喘抵配所上自將軍都統下迄小吏胥民等知奕超以救父觸禁網得罪稱謝孝子謝孝子眾口翕然爭願見之漠北地苦寒病輒死奕超以藥活人立驗眾稱為

神已而有病皆延治。僉曰：黑龍江不可無謝孝子也。顧奕超心懷父母，無一日釋嘗曰：父死得免，聖恩渥矣。奈侍養何？言畢，淚溼襟下。乾隆七年，兩亭公山間，奕超呼號擗踊，為位而哭曰：天乎！父死不得奉舍，故矣。覺覺老母，誰為供養水者？悲痛之聲達戶外。聞者無不泣下。將軍傅公森廉其事，憫其情，願謂都統卜公爾沙巡察富公明安等曰：謝某以孝得罪，與眾殊科。

皇上孝治天下，我不忍孝子老死沙漠也。無慮格於吏議，具疏代為陳請，終養。疏上，奉旨謝振宗，准其回籍養親。奕超奉恩命，南向叩頭曰：罪人得復見母，死不憾。天恩一至此耶！且感且泣，萬口一詞，謂謝孝子得生還，天道果不爽也。平時以醫方授人，傳其學者數家。醇金治歸裝，其藥力所活人尤夥。攜酒肉餞送者，十數里不絕。凡在配十四年，秋毫無過犯。尤人所難也。還京師，輕舟南下，抵里舍，無一人知者。扣門入，母方寢，跪牀下。母急起，驚曰：是吾兒也。哭失聲。家人環向哭，已而設酒，酒憑父棺。一慟幾絕。男鼎被遣時甫一歲，七歲病亡，不得見矣。家故貧，朝夕謀甘旨，歡踰常時。身無長物，海遊淮徐間，歲獲金胎壯室，有故交于某守廉州，遂遊冀東。遼原黑龍江巡察富公為粵西蒼梧觀察，奕超往謁之，延為上賓。富公去，觀察張公會亦以非常人目之，慰留至再，勉從之。然奕超無日不念母也。每歲稟金奉母，故治裝。

歸里計常左。或勸以買妾謀嗣續。輒搖手不應。兼工詩。其誄懷諸作。有有母未能供菽水。無兒何必說箕裘之句。亦可哀也已。余先子官晉陽之垣曲。與兩亭公同官。五載故奕超與余為兩世交。其言平生事最悉。余亦樂聞其事。而為叙次之。奕超不日歸奉母。且舉丈夫子以光大其門。吾知天之於孝子。必有以厚其報也。

贊曰。忠孝一也。經不云移孝作忠乎。奕超於官為知州。與挑選者再會。奮發於功名矣。而禍起非常。奮不顧身。謫戍塞外十四年。雖幸而賜環於世已矣。向使禍不作。獄不興。出效一官。其所建暨。必有卓卓過人者。顧不可得。獨使之觸禁抵網。戒孝子名。天乎。謂之何哉。

李貞女傳

貞女姓李氏。德州人。刑部侍郎濤女。母諱夫人。少通孝經論語大義。許字曲阜孔傳。鉅鉅廩生。父五經博士毓。挺侍郎官廣西布政。女隨之。博士命鉅往婚。中道病返。關里卒。計聞。貞女哀痛誓殉。投繯者再。聞於家人不死。又絕粒七日。父母曰。汝願守貞。聽毋減性傷老人心。乃進飲食。形色常慘。家人歡笑時。則貞女默然以去。如是數年。父母呼而告之曰。若未知禮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女亦如之。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女曰。父母知春秋傳事乎。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

女問傅母曰且往當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未聞聖人以非禮斥也言畢光閉門出袖中則利刃也持示人曰吾命寄此蓋時有議婚者父母將試之女竊聞之也自是乃不復言貞女又寄書兄曰柏舟之什彼豈匪人博士子死媳在願往代職兄乃白其父母博士曰嗟乎天死吾子貞女之心乃不死吾子顧安忍媳貞女耶適侍郎歸里第博士則馳書止家人告貞女舅姑意貞女不應五六往返如初則又偕其夫人親詣侍郎門勸阻百端又不應留數日告歸貞女已駕車請從行矣博士曰止乃假館誒吉逆之如娶婦禮貞女曰無庸泣拜父母素服升車去去之日州縉紳冠蓋輶輶接迹委巷市民牽裾曳袂扶老攜幼填街塞衢送之郭門為太息泣下及魯郊通國之人舍業次奉香花奏絃管出迎至車馬不得前又或設供頓勞從者歡頌之聲徹都邑貞女則顧左右曰吾乃今而得為孔氏鬼也遂入孔門時年二十八貞女歸博士謂人曰貞女事我如吾兒事我痾瘵疾痛在姑身如貞女身也歸二年姑卒博士命從孫繼泰後鉅又數年博士卒兩喪畢兄行聖公毓圻復以己子傳鉅後博士次鉅念泰之難也貞女則一妻家政於鉅而善撫泰又推其田宅車馬服玩之贏於泰弟曰吾教子讓也幼親書鉅卒後鉅故篋弗視搆小齋寢處其中泰授太常博士貞女封太安人雍正十二年河東總督王士俊上其事得旨旌其門卒乾隆元

年正月十五日。年四十九。按州人通政司孫勳狀而為之傳。

論曰。禮稱婦人不貳斬。婦也。非女而不婦者也。然貞女心不貳天。則亦不貳斬矣。從一也。義禮以義起也。孔子禮宗也。孔子曰。人道大婚為大。貞女其大之矣。

齊貞女傳

呂金符未娶卒。有哭拜其家。呼夫主。忍死服衰麻。代其職。孝養厥父母者。曰貞女齊氏。雍正十三年。貞女始守貞。歷令二十三年。年三十九。符卒時年十七。改婚禮弗禁也。貞女死不從。父珍母胡氏。母死女三歲。及長十歲。許字呂。閱七年符卒。人曰。女未歸於呂。齊女也。女曰。許呂則呂矣。呂死我獨生不義。晝夜哭。投繯而救解者三。鬻爪截髮。毀容傷左額。血淋漓。父驚。力開之。女曰。不歸呂。今日死呂。歸呂他日死呂。欲令不死。請歸呂。父伴怒曰。死則死耳。奚歸呂。女大哭撲地。輒轉入牀下。引刀欲刎。父倉皇持之。得不死。舅胡振飛逆之家。環視堂。莫之。莫其志之轉也。女曰。孤鸞獨棲。禽鳥知義。顧我不禽。獸若耶。願告我父。易憐女心。成女大義。其世母從容謂曰。人生百年。何太自苦。呂即甯汝知耶。女曰。呂郎未一面。然知名矣。義不肯。他適死何面見郎地下。難之以翁姑貧乏不懼。難之以性情嚴厲不懼。難之以衰老無歸不懼。父知其不可奪也。許一拜。巽。巽之。遠哭迎之門。女痛陳兩月。求死不得狀。其左額血漬斑然。

也跪請歸期。適不得已許之。乃諷吉。陳樂張彩。貞女志遠去。服縞衣。泣拜父。乘素輿。行。一時州人士。無知與不知。盡躡其門。交相聚語。歎息之聲。徹路衢。莫不泣下。十二月二十二日事也。貞女禮拜舅姑畢。奔哭夫墓。觸地死。踰時得勸之歸。勉歸。并車。目不去冢野。哭返。適有曾祖母年高。貞女承顏左右。得其歡。日事刀尺。午夜勤紡績。舅姑衣履。必手製。舅力學。寒夜煮粥以進。中裙屢脫。親澣濯。舅姑止之。女曰。故事待他人。無為青婦也。歲時修祀。出十指。餘以勸不足。歸甯。先伺爨下米。新有無家人來前。急詢饗餼狀。或告乏。神憐齒牙為戰。見者目瞿。父病卒。請於舅姑。代為殮殮。適染疫。三月不起。夜拜星辰。乞代姑疾。長夜伫立。命少休。不解衣。端坐中寒。廢食。臥。姑疾革。陡然起。家人止之。女曰。姑與我。永訣矣。雖病忍不臨送。姑見之。執手含淚。逝。力疾治喪。病轉劇。弗恤。小姑歲一過。絕愛之。曰。異日於禱。惟吾事。見夫弟瑞。莊有氣。警誡如嚴師。夫弟投室。禱於神。願速傳子。後金符。果生長子。貞女乃有子。貞女曾祖母有內御。黠而悍。眾以理諭。不聽。而反肆其罵。忽聞貞女歸。逡巡恐惶。引罪請去。其德化如此。州紳士李世垣等。義而憐之。為貞女置田。徧拜辭。遂叔洪。以二十畝之入。歲給之。又辭。再三言。強受其半。而時具餼。備蔬果報焉。又何潔也。貞女德州人。州人言於余者。眾口合。并。余聞之。毛髮為動。

贊曰：男子生，父教之；女子母教之。貞女生，不聞母氏訓。年十七，洞暢大義，志與日月爭光。其天性哉！或曰：蓋棺論定。貞女年二十九耳。胡遽傳之？余譬諸行路適千里者，難於奮足初耳。披荆棘，犯霜露，及半途矣，忽旋踵耶？貞女初志如金精，厯劫不磨矣。如井泉，狂風不瀾矣。在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貞正而固也。恒久也。貞無不恒，則貞女可知矣。余表其門，曰：一貞千古，為人心勵焉。

歐君丹臣墓表

明綱解紐，羣盜蠹起。生其間者，死於兵，死於水，死於火，於死亡流離中，能以孱馬覲焉之身，苟延一綫，上綿宗祀，下啟後昆，此非可以人事常理必之者也。嗚呼！危哉！吾於臨桂得一人，曰歐君丹臣。君諱應召，丹臣其字也。先世江蘇太倉人。考參隸戎籍，遷湖廣貴陽千戶。遂家焉。生四子。君其季也。伯仲皆貴陽庠生。叔業耕農。君出後包氏。包君姑之夫也。崇禎末，賊亂湖南，北恣行殺掠。包伏君枯樹根叢，以敗葉繫於膺。曰：嚼此可活。汝本生父遺也。且戒曰：默兒聲，斧於賊矣。未幾，包氏一門殲焉。君出跡之，廬舍反墟矣。中路哭，賊掠以去。時千戶公偕百戶王君映科守信陽。王君包氏中表。聞警，躍馬同至，救無及。返信陽，信陽亦燬於賊。千戶公母鍾氏暨仲叔二子，闔門二十餘人，無一存者。惟伯氏子逃衡山，得免。千戶公誓殺賊報讐，力絀，以憤死。王君蹟

之信陽時君年六歲在賊中三年一夕遁去復被掠誘而欲子之不聽官兵過貴陽君實夜窺入營邏卒疑為奸縛白主帥帥即王君時以軍功遠遊擊驚見哭而釋之君乃得生此本朝定鼎初也無何定南王下廣西王君屬麾下拔君行君自此入粵王君無子室黃氏死於難繼以方又繼以簡皆首君如子王君卒敘平粵功君係恩撫子得披甲隨營康熙甲寅吳逆叛君從大帥征雲南暨長沙不掠財不擾民不污人妻女有隱德晚年脫籍戎伍以治生督其子且誠曰吾六歲被掠十歲依王氏不有玉血食新矣我子孫其世無忘王氏恩王君卒葬君理之王君富祀君延之以云報也吳趙氏前君卒子德峻孫烈勳熹杰太學生孫女四人曾孫十四人曾孫女十五人德峻之言曰吾父之瀕死者再而卒保其身以起家也為世所罕聞恐泯於後來得賢而能文者表之吾死無恨德峻年八十有一克殲家善繼其前人杰亦有文學恒就余討論故知君生平最惠杰之言曰曾祖諱吾祖被掠時不知也繫枯樹根食麥為曾祖遺強以名焉吾伯祖入衡山時意亦懼於難後吾祖見之長沙相持哭勸之歸曰山中人不復與人間事矣竟莫知其終可悲也君生於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寅時歿於康熙四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一葬於花江嶺之陽夫承先緒利後嗣士人之大常也若君者則豈可以人事常理必之哉余非

賢而有文者。姑徇君子若孫之請。而具其崖略。以信後人。俾伐石而表於其墓。

書濰縣知縣鄭板橋事

法坤宏

濰縣知縣鄭板橋揚州人。乾隆丙辰進士。與吾膠南阜老人高奉翰善。余曾於南阜處見鄭往來筆札。心慕其人。辛未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飲友人家。濰俗重賈。二三賈客與語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羣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值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徠遠近饑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寒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廷見。據案大罵。脫錢贖。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脫其帽。足踏之。或捋頭。睨面。驅之出。余曰。令素憐才愛士。此何道。曰。惟不與有錢人面作計。余笑而言曰。賢令此過。乃不惡羣賈相視。愕起坐去。語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錄其事。以俟採風者。

春秋取義測序

春秋取義測。測孔子竊取魯春秋之義也。孔子之時。禮教衰微。先王經世大法。蕩然已無復存。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徒託空言。無徵也。乃博求當代大人。有禮教之責。諸侯大夫。見諸行事之實效。比義類。明是非。折而衷之。以立教。而諸侯大夫行事。備載列國諸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微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秉周禮。文武之舊典。禮經載在冊府。太史職之。是是非非。無敢失周公之遺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而辭約義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考諸故府之藏。可以述往。聖詔來學。孔子獨有取焉。當是時。王室東遷。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國積弱。無能自強於政治。其見諸行事。區區國故而外。惟承奉伯主之文告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而史家記事之法。自有文例。君舉必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曰。其文則史。所以魯之春秋。雖能有懲惡勸善之義。而其事其文。無關教義。拘於史例。過而存焉者。固已多矣。孔子於是。是筆而削之。筆其事文之足為法戒者。削其事文之無足為法戒者。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其義魯之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春秋之教。主於徵信達道。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說經者紛紛。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隱閔之薨。舊史實書。弒孔子諱其事。改曰公薨。溫之會。舊史實書。召王。孔子嫌其文。改曰。天王狩於河陽。又謂例當書薨。或黜而稱人。例當稱名。或進而書字。是孔子以己意變亂舊章。創作一部春秋。取義之旨。隱矣。或曰。若然。孔子直鈔寫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春秋。曰。魯史以勸懲舉王法。春秋以筆削章聖教。取義之旨。寓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章其是。

如趙盾之忠與州吁宋督之弑同書許止之孝與商臣蔡般之弑同書孔子並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矣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章其非如魯慶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則不書蓋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仁襲義之奸無敢僭其賞矣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教也法非天子不敢行教雖庶人亦可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故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知孔子者也若紛紛之論皆罪孔子者也坤宏束髮授經即蓄此疑不揣譎陋為取義測以為孔子作春秋一因魯史舊文有筆削而無改易凡所謂筆者筆其書凡所謂削者削其繁至其義則具見於文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子亦猶行三代之直道而已矣於戲此取義之微旨也夫

弗如子遺文序

洗月山房雜著二卷吾邑弗如子趙翁所作也翁前明萬曆乙卯舉人性行磊落負奇志義自謂目中不大許可人亦往往不為人所許可孔有德昭登州圍萊州翁歷疏城守功罪狀諸闕奏之又奏足民弭盜跡皆不報時國是日非在廷諸臣罕持門戶天變於上而不問民困於下而弗恤翁以老孝廉痛哭陳書未幾果有甲申之變

國朝文匯 卷十

王三
國學扶輪社印

殺皇殉社稷。陷君誤國之奸。駢首死岸。假手閻逆。為

聖主驅除。翁知天命有歸。航海東來。望故國山河。黍離麥秀。欲哭不敢。欲歌不可。疾痛呻吟。假子墨卿。偕隱亡國之音。一唱三歎。有餘哀者矣。翁歿後百有餘年。文孫秀才某。乃於敝麓中。拾得遺稿。魚盡刺蝟。結已過半。錄存若干首。過余海上廬。求為是正。翁余高祖妣昆黨也。以坤宏之得。備補甥。爰綴數語。卷末用見。先朝養士之報。播棄遺黎。不忘君父如是。亦所以屬忠孝云。

辛氏族譜序

人生而有姓。姓而後有氏。姓一而氏不一。古人重姓。則譜斯作焉。記曰。禽獸知母不知父。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別之欲其極。其嚴。聯之欲其極。其親。是故昭穆以別其序也。上殺中殺旁殺。以別其等也。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為祖免。為無服。以別其族也。立廟以萃之。祚土以分之。世系以表之。譜牒以聯之。先王之為此。以親親也。非以為文也。辛氏自萊陽遷渠邱。在前明宣德間。數傳至司馬公。文學功烈。著名竹帛。嗣是奕葉顯貴。為著姓大族。未有譜。蓋貴賤貧富相視如一。居無以譜為也。入本朝。來生畜益繁。行然仕宦者少。故散處鄉村。不能舉其氏族。文學某君懼焉。乃始治譜。繼以雲航君。又江峯君佐之。久乃就其義例。有十。最後一

例曰養子譜。或疑焉。余曰。奚疑哉。先是渠邱有辛氏。姓未知所始。寬福公初遷來。嘗與同居。先卒。日益微。有依託後辛。求為撫養者。是以有養子之稱。譜也者。所以親親也。人之言曰。兄弟世疏。朋友世親。然人信以為朋友之子。親於其兄弟之子乎。亦猶之惠術也。云爾。或引而近之。或推而遠之。知其所以遠之之義。即知其所以近之之方。昔之人合異姓如同室。今之人等同姓如路人。如辛氏之譜。乃所謂別之欲其極。其嚴聯之欲其極。其親者也。合食綴姓而弗殊。婚姻百世而弗通。斯亦無惡於先王之禮意也。夫是為序。

燕市小編敘

松壑先生。丰姿雋爽。富以家學。性嗜酒。醉後為詩。脫穎天成。自其髫年。盛譽藉甚。二東間。壬子秋。遊古厯亭。余從湖上。望見白哲鬢髮而甚口。頎然長衣。寬博衣。戴竹籜笠。子負牆。白眼望青天。湖山翠色。照耀眉際。余大異其人。數目之。有識者指曰。此鮑山幼子趙萬君也。亟前與之言。已鼓柁而放中流。不復顧。後十年。寓燕邸。再見先生於友人寓。雖圭角稍斂。而英偉之氣自如。時方釀酒。縱談欬枕。曠晚相對。夷然若不屑者。余間投以言。瞿然起。逡巡拜手謝。已乃出所編燕市草一帙。屬為評定。余聞之。詩以才進。而歸本於學。故學無盡境。詩亦無盡境。先生負不世才。三蹟公車。肆其足

乎已不可於人者。畢致於詩。詩之境豈庸有不盡。而當盛氣無前之餘。抑然善下。不自滿假。乃如是。魏冰叔所謂無盡境而有變境也。夫盡可期。變胡可底。先生姑質吾言。將以俟他年之再見。

敘次宗譜例言

宗譜為始遷祖作也。為始遷祖作者。稱大宗。以治小宗也。書始遷志始也。自始遷至吾凡十有四世。而譜每分四世為一部者。服窮於四世也。始遷祖自為一部。列上方者。申東面之尊。羣昭羣穆。各以班處也。特書氏。明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次書子。明小宗也。小宗五世則遷者也。凡同父之昆季。嫡書子。庶不復書子者。子繼別為宗者也。明宗道也。大曰支。小曰派。列書某支某派者。小宗之子。各自統其屬也。明宗統也。故特書以明大宗。次書以明小宗。不書以明宗道。列書以明宗統。支派以經之。世次以緯之。凡氏與子與支派與世諸字。各畫方為界者。變文示例。錯舉見義。皆以明宗法也。其始祖以下。不稱一二三四五世者。自吾上殺。則曰祖。曰曾祖。曰高祖。自始遷下殺。則曰子。曰孫。曰曾孫。曰元孫。譜為始遷祖作。親始遷之子孫。曾元不。可以世數明也。其六世以下。遂可以世數名者。張晏曰。禮服窮於元孫。故不得不以世數名也。凡族姓年及冠婚以上者。皆書於譜。成人也。有科名封爵者。皆書於譜。臣

死君子死父妻死夫皆書於譜公舉節烈已經旌表者皆書於譜錄賢也修舉族中公事者皆書於譜錄功也凡吾譜僑居他境者必志其地重出鄉也流寓忘歸者不登於籍重失業也出嗣之子仍系本生者重所生也於所後則書子某者重為人後也死而無嗣則深沒其文以志痛生而未續則歲申其啟以徵名凡吾譜續入者必取本名生年月日父諱母氏填注如格式以憑編次詳所自出也干犯名義者不書逃入二氏者不書螟蛉抱養者不書不詳所出者不書防亂宗也

濂洛風雅書後

儀封張孝先先生輯宋儒周子迄明羅整庵諸前輩詩凡九卷以為是道學一脈之傳也名之曰濂洛風雅法子讀而歎曰吾於是而知詩之可續也原夫風雅之興起於大道之行朝廷有教化而天下有風俗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安於日用而不知為之者王化陵夷之餘政散民流學士大夫勞人思婦寤歌咏歎之詞猶相與感令懷古低徊流連不忍去王者之教化之入人如此甚深遠也是故雅頌者王化之迹而盛德之形容也成康變而頌聲息王澤竭而詩不作孔子躬聖人之德不得位不能行其道於天下於是述王化之迹著於人者論為三百篇經而歌之垂教於將來先王之教存而不廢即先王之澤竭而不竭詩其見聖人之心乎當是時七十子之徒

蓋莫不受其業而自是以降風流益微騷人賦客代不乏人得與於大雅之選者曾不少概見焉非謂無詩非孔氏之所謂詩也爰及有宋道學昌明周程諸子抱堯舜君民之道正心誠意之學思以易天下而不可得賤念古昔寓物寄志時形於篇章以抒其樂天知命閑時憂國之隱嗚呼風雅一脈肇自唐歌樂衰際其時姬公鳴其威尼父振其竊宋儒同其變誦其詩知其人論其世是亦可以觀矣向使採詩者貢之輜軒列之國史吾知濂洛之作可以繼元公幽風之遺使數君子者得志行道奮其經綸雷雨憲被民物播之管絃傳之天下後世安在鋪張揚厲之詞不可以繼清廟明堂之響語云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詩而果可續也微斯人吾誰與歸吾是以讀濂洛風雅而喟然也爰書其言於簡後

書義僕祝曰三事

祝曰三佚其名故相國高公宏圖家僮也明亡相國時已致仕寓會稽野寺中間變不食家人環泣請不厭己而開目索飲祝年十二侍於旁進曰大人幸復食飲可惜枉餓過三日公領之遂閉目絕粒九日卒相國之支族將軍文燭微時與祝兄弟交命子孝廉某呼祝為丈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將軍都統江西孝廉初得舉偕貴家居廣開亭館置姬妾日夜飲酒高會將軍年老思子不時至親友皆勸駕久之未有

行意祝聞之。屢往。去廉飲倦。吐。教枕使兩女子搥臂。召見。祝坐對牀。都不言。但抗喉。高歌。蔡公思子一闕畢。遂趨出。去廉即日束裝。祝隨至南昌。將軍歡甚。贈衣一襲。精於繪事。寫人物如生。嘗為先方伯公作黃山五老圖。方伯贈以詩。鄉人重其義。所至延為上客。

嘯莊先生傳

嘯莊先生諱廷翼。字虞鄰。即墨人。晚慕阮嗣宗之高致。自號嘯莊。世父副都御史瓊。世所稱華野郭公者也。公中年無子。愛先生聰慧。立為世嫡。晚乃舉二子。公連疏權貴。直聲震天下。朝野仰望。風采先生為公克家子。聲稱藉甚。縉紳間。公歿。二子方提。抱權貴黨。謗譏騰興。先生懼。謀所以自全。乃痛斂圭角。黜聰明。一意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菴雲樓。藏書。閉門誦讀。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為一隊座客。以次角。製酒牀。出飲他家。則昇牀以隨。日暮大醉。昇而歸。以為常。乾隆某年。

天子錄用。故大臣子孫。先生仲弟廷翥。以孝廉起家。知嘉興府事。幼弟廷翕。舉辛酉。孝廉。公去世久。諱歛息。先生亦頽然老矣。余嘗以事過飲其家。得觀菴雲樓藏書。飲倦後。先生與客縱觀。任指某書中某事。娓娓道本末。為笑樂。先生弟廷翕。與余有年。

好歲辛巳遇於都門。具述平生言。要余作傳。時先生歿已二年餘矣。先生性友愛。念兩弟幼弱。二門百指。皆親護之。仲弟遵江甯同知。負官累不得償。先生毀家以應。卒年六十有七。

法坤宏曰。先生豪邁之性。鬱鬱無所試。一溺於酒。然非習與之游者。烏知先生沈飲之旨乎。晉司馬昭歷論朝臣。獨許阮嗣宗。以為至慎。余於先生亦云。

文學李大標傳

大標本名大杓。字斗樞。姓李氏。萊之膠州人。父澗。康熙辛卯舉人。學者稱潛庵先生者也。大標初補金州衛學生。雍正間。裁衛學歸府。改府學生。與兄大樹。弟幼樞。皆以文學知名當時。大標累舉省試。不得志。乃頽然遁跡。肆意於聲歌棋酒。與人對奕。爭道不厭。以指甲刮頭垢。默坐沈思。窮日夜。眠食俱廢。風患痔。作則委頓牀蓐。月餘日。不能起。醫戒勿飲酒。輒飲。復大醉。終不知悔。竟死。死時年五十有九。自潛庵先生主。持吾鄉文教。一時知名高第。多出其門下。潛庵謝世後。生徒散去。大樹幼樞亦相繼歿。大標慨然與其友人冷廷樞。宋廷棟。法坤宏。議鳩集同學。撰次鄉先生遺文。存吾州文獻。俾後進之士有所矜式。共推大標主其事。會大標卒。事遂已。大標為人。矜許自高。處居放言。若不可檢。以世法夷考其行。迂謹拘墟。步趨不敢失尺寸。蓋如古狷。

者之流以窮困故不自愛潦倒放佚斷無用於世天何并奪之年也

張孺人墓誌銘

海陽鞠慕周元配張孺人歿以書來徵銘曰昔梅聖俞妻死自傷其貧致書歐陽子歐陽子憐而銘之而謝氏以傳余之貧尤甚於聖俞余妻安義命能忘吾貧終身相對無戚戚之色余媿余妻余妻不余媿也余家既窮空又賦性疏狂經歲奔走家事悉委余妻為長子娶婦余及見之無何子婦卒余妻為續娶及諸子女嫁娶余皆未嘗過問焉余每出外無定期或二三年或五六年最後且十年乃歸吾邑自丁卯戊辰後水旱相仍中家以下皆破稱貸無門薄產久罄盡僮婢走散余妻率子婦力操作拮据以度時月旬日數不再食余自外歸來痛定思痛為念十年以還之遭際竟不忍聞余不問余妻亦不言計余妻來吾家四十年與余共晨夕者餘十年耳中間勤苦自將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艱辛撫六男一女俾皆成立未得一日之安而窮困以死嗚呼傷哉吾子貧賤老友也知我久必能信我其叙而銘之孺人萊陽人祖重啟康熙己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父學性嶧縣訓導子歸時年二十有三卒於乾隆庚辰年七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二以某年九月初一日葬於城北屏山先塋之次銘曰

國朝文匯

卷十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浩浩者何莊生也。脈脈者何萊婦語。嫁來貧士百事苦。况值饑驅夫出走。明珠賣了把茅補。七子均勞待乳哺。吾道非邪來曠野。微女賢達吾誰與。擘女荆釵畫墳土。四十年餘愧女負。迂齋銘辭誼深古。予以莫之重泉下。